

西江志卷第二百四

雜記一

太史入書蘭臺十志義以類從州居部次類不勝收爰從
變例免園之冊諾臯之記亦雅亦諧亦風亦刺或歌或号
或舞或戲殫見洽聞工同出異是名曰雜夫豈一事細瑣
咸該包纏罔棄間資談枋用代腹笥作雜類志

度索君時南海君曰昔在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載矣

五夕
三孔

古有温媪者經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放之江媪或至
江口龍輒獻嘉魚媪沒葬程溪年深將圯一夕雷雨遷之高
岡鄉人因為立祠唐賜額曰孝通

盧肇碑記

江東廟在貢江東之雷岡其神曰石固贛人生於秦代既沒



漢兵擊南粵降神於峰頂告以克期已而有功遂廟祀之初
曰石固廟唐大中元年里民改卜今廟錄事吳君及司戶蕭
君遣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因祀為配
神云 江東廟記

雩都梓潭有巨樟葉廣丈餘柯垂數畝吳王芮令都尉蕭武
伐為龍舟既成挽之不動占云用童男女數十人為歌樂引
之乃行如其言舟忽飛入潭中男女皆溺至今夜宿潭邊者
猶時聞歌唱之聲 鄧德明南京記

漢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部郡受上清籙於羣玉山見有玉
笥女壇中忽失去因改曰玉笥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
衆樂竝作及夜闌寂又如聞車馬金革之來居民畏忌遂徙
其家惟學道者安居焉 臨江府志

漢武南巡詔立匡俗先生祠於舊隱

真僊通鑑

雩都縣西七十里寶石穴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崖數
里一人衣黃衣擔黃紙兩籠亦載因乞食船主與之及濟索
錢不與唾於盤徑入石穴去加主異之視盤中之唾悉是黃

金 作時述異記

孫權定豫章至南昌觀灌城遺跡指某處當開一井開之得
古砌下有灌嬰石識曰此井開三百年而塞塞百年而遇應
運之後開權大喜因移豫章於南昌以總列郡 進賢縣志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
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余按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
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命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
如人四體鼻劬炙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嘗暴起一洲形如鼈

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
傳云繼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余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為
琵琶蓋肇於吳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
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懼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列前矣神
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還汝犀吏不得遂行自分失簪且
得罪死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中剖之得簪
幽明錄

董奉居廬山時嘗大旱縣令士彥謁奉求致雨奉仰視其
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何可得雨邪于令即身率吏士為起屋
屋成欲取水沃泥圻壁奉曰毋庸旦暮自當雨其夜果雨
仙傳

晉豫章太守史疇以太肥號焉 笨伯 晉書羊聃傳

洪州西山有謚母觀母乃許旌陽受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
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知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
耳少年飲之至於口鼻出血其性極暖也然抱朴子云堯時
有草名菝葜而生隨月開落名菝葜又曰曆菝又名仙茅不知
所種是此否按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報鍾乳不效開元婆
羅門僧 山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
無有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陀傳 能改齋

漫錄

吳猛以二龍負舟一宿至宮亭湖 豫章記

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弟子至山遊觀過
梁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盛甘露與猛猛飲其半以半

飲諸弟子又進至一處見玉宇金房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
有數十人與猛共言若舊識為猛設玉膏弟子竊一寶欲回
示世人梁即化纖細如指猛使還寶梁復如舊述異記
蠶湖有物大如水牛到宣城下璞卜曰是廬山君鼠也郭璞

庾樓正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
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
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為江荊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
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江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
之溢口關爾此樓附會甚明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
思無窮庾亮樓南溢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
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甚陸游入蜀記

顧愷之字虎頭有雪霽望五老峰圖圖畫見聞志

廬山簡寂觀乃陸修靜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恬歸宗寺
造鹹齏而味反淡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恬苦筍歸宗寺裏
淡鹹齏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靜煎茶石苦
筍撐開體斗壇歸宗寺詩云以齏苦筍千人供清磬華香一
谷傳亦足以紀事能改齋漫錄

陶彭澤可顧謝潘陸皆不及行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
詩亦一點愧辭所以能爾彥周詩話

陶淵明山海經詩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
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
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形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
以此句為形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譌岑穰晁詠之

撫掌稱古今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與干戚之猛邪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為已說皆誤矣二老堂詩評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忽以入社淵明攢眉而去廬阜雜言

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公肅然心服三藏記

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子髮鬚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誦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

貌邪遠笑而不答高仲靈鈔書一記

殷仲堪出鎮荊州道經廬山與遠法師講易遠公年譜

遠弟子慧安立芙蓉十二葉於泉水中因波轉以定十二時同前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按李長卿先生西山記云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山忽生香木大堪為社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千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下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橫禪師燃長香數百通山前後香煙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真藝語也陳弘緒寒夜錄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井中得木簡長尺廣二寸有字隱起

曰廬山道士張陵拜謁木堅白字黃

西陽雜俎

其祖於湓城得五尺刀十二口應永明享歷之數焉

蕭子顯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瞳矐而上度張說晚景

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滕王閣序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為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余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兒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能飛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

此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能改齋漫錄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知督閩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閩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官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以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

所在歡而罷

周翼聖唐雜言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嘗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篷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臨危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公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口中植木誌墓後十年

復過此時楊憑為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此人客死建昌逆
旅逆旅三人皆被梏訊灌乃告縣寮偕往郭墻伐樹發棺而
貌如生於口中探珠還之其夕棹舟去不知所往 獨異志

玉山在興國上有石桃故老云昔寒桃生於嶺巔隱淪之士
將反其實因變成石 鄧德明南康記

興國一山有木客形似人語亦似人遙見分明近則藏匿
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斫杉枋與人
交市其人刀斧交關者前置枋下卻走避之木客尋來取
物下枋與人隨物多少甚信且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殯葬嘗
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吹人山有石墨可書南康記又
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
深澗中翻石覓蠚啜之 十道四番志

占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石山有鵲巢其側每食必飼之
後有失布者誣以為盜繫獄以餘鵲止獄似傳語狀其日遂
傳赦赦官司詰所從來云略述元衣素衿人相告三日赦果
至景逸出獄乃知元衣素衿者鵲也物之靈異如此 朝野僉

鍾紹京第十代孫也工草書世號小鍾則天時宮殿門扁多
出其手 唐中宗景隆中拜中書侍郎進中書令越國公皇甫
循言有云唐元佐命功輝煥何烈烈紹京虔州興國縣人立
宗平韋庶人之難紹京夫婦出入為多至今興國縣有鍾令
公讀書臺吾豫章拜相自紹京始 郭子章豫章書

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人朱衣金冠乘輿自天而下曰我
採訪使者也上帝命我採訪人間事可館我於廬山西北隅

五百年後福及生民明日又降於庭明皇帝命吳道子貌其
真遣內供奉持往江州建祠廟錄異記

李泌為相帝曰誰與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為元載
所嫉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竝驅馬
蓋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起見其父臣嘗愧其長
者思之人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唐書
本傳

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
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別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
人入識者以為知言舟在虔時馬祖說法於龔公山舟聽其
說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李肇國史補

陳金江西節度使部下軍士也劉信圍虔時私與其徒五人

發一大塚白氣冲天有異常千日氣棺中一白鬚老人面如生
通身白羅衣如新棺蓋上有物如粉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
硫黃可為藥以衣襟掬取懷歸掩墓而去汲水服硫黃至盡
入舍佛寺與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生前好道
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死後三百年墓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今
三百年矣豈即是人乎相與復視之棺中惟衣存餘化為烏
有金亦無病壽考稽神錄

虔リ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曰買肉
必須含胎肥脆可食知元乃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
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七日復甦云
見一水犢白額併子隨之見王訴云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
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

三日而知元粹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朝野僉載

藥王山在奉新縣峭壁屏列其巔夷曠唐文蕭吳彩鸞仙去
留藥一粒與其主人鄒舉有詩云簫聲凝露濕鶴背伴人間
一粒仙人藥服之能駐顏 明一統志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其妻厭之求
去志堅即之詩云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於今有二絲漁父
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
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
請公牒以求別離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為博學徧覽九
經扁詠之間風騷可撫愚妻其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
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
俗若無褒貶徼倖者多決二十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

冬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
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顏真卿常使其僮奴刻已所書僮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真惟
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為刻之乃得真云 唐詩紀事

胡仔之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
未詳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
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
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仲夏商
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
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
而太白復以謔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為廬
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余按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

西江志 卷二百四
九
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宇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廬也迺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為妄辨能改齋漫錄

侯彞者好俠尚氣大曆中為萬年尉嘗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彞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視彞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對何為隱賊自貽其苦彞是彞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得遂以此貶瑞州高安尉豫章書

饒州良牧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以祀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多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壽八十二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饒州官次吳在饒雖無遺事可紀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元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洪容齋三筆

王起於曾昌中放第二榜周墀以詩寄賀云文場主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注自

云墀初年木雞賦及第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

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
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
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
下欲徵黃時門生一榜二十二人皆和周稚詩盧肇和云嵩
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
得盡東嬴襲衣已換金章貴禁夜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
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黃頗和云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
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齊
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罇幾獻酬
唐摭言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
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腴

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
譬如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
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
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其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
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
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者也詩之因事當以故爲新以俗
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
亭午時幽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
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後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
能近之下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耆舊續
聞

西漢書 卷二百四
十一
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
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為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楊淮長
楊賦亦云出豈弟行簡易 能改齋漫錄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
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唐摭言

長慶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臥病於番禺逆旅遇善易
者素大娘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邪某有玉龍膏一合子常
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持此往自能富貴以暖金
合盛之曰寒時出此合則一室暄暖不假爐炭無頗拜謝受
藥數日果有黃衣宦者叩門曰廣利王相召無頗從往江畔
有畫舸登之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引入數十重門至殿廷一
王有語曰愛女有疾知君有神膏故相邀耳令阿監引入貴

立院廊宇皆綴明珠翠璫異香氤氳二女侍褰簾一女纔及
簪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
主抽翠玉雙鸞篋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
麗玉明瑰為贈無頗歸纔貨其犀已巨萬矣月餘有青衣送
紅箋二詩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暖
鶯飛去愁殺深宮妒落花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
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宦者又至迎
之曰貴主有疾如初乃復往左右白王后至聞環珮之聲侍
衛羅列延問主所苦無頗曰再餌藥當去根問藥何在無頗
進藥合后覩之不樂去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何以
暖金合得在斯人處邪王愀然良久曰吾當成其事命延之
別館復召曰欲以愛女奉託遂擇日具禮壻之止月餘王曰

張郎須歸人間為具舟楫服飾金珠寶玉令居韶陽曰三年
即一到彼無言於人居韶月餘忽索大娘叩門曰張郎今日
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遺之無頗詰妻
妻曰此素天罡女程先生妻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
歲廣利王必夜至其室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終
太平廣記

白樂天嘗煉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以玄綾為質翦素絹
為雲四面緣飾之染以四選香每振履飄飄如雲霧嘗著之
以示山中道侶曰吾足下雲生不久且登朱府矣樵人直說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
為通唐撫言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

人失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

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
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為齒既而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
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惟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
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槌院門請
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
主司為之動容因曰不為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
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
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
憤怒既而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
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隲為江西副使

失意去從劉闢 同前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啓謝曰巨
鼇負鼎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
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
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邪一座聞之大笑
同前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
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帝
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不云其
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
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
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託乃垂於

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耆舊續聞

劉太真時以禮部侍郎當天下旱奉檄徧行禱雨至信偕刺
史李得勝往禱於靈峰下胡隱君祠而立應因奉勅建祠祠
成劉先僵化隨報李刺史詣祠拈香亦立化鄉人遂塑兩遺
像祀之 廣信府志

陸羽字鴻漸號竟陵子初未知所生世傳復州鴈橋乃竟陵
龍蓋寺僧得羽處初見羣鴈翔集覆小兒於下僧史鍾師得
而育之欲以為弟子及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吉乃以陸為氏以羽為名而字鴻漸以鴈目
其橋 同前

蕭福保寧都樵者一日偕侶入山逢蛇戲一珠福保拾而置
衣帶間復墜地蛇戲如前福保取而含諸口不覺下咽須臾

遍體熱躁竟化為龍去

贛州府志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余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黏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錄

寒夜

李德裕在宜春時盧肇以文見知既相舊例放榜先呈宰相時侍郎王起典貢舉問德裕所欲答曰何問為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起遂依次放之

袁州府志

唐袁州盧肇別宜春赴舉詩曰離山且作銜蘆鴈入海終為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明年及第第一詩固為之兆矣江西狀元自肇始肇與黃頗同舉郡中獨餞頗明年肇狀元歸太守請觀競渡肇詩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豫章書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為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為鎮南軍始於咸通六年

能改齋

漫錄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氏凡十五竟抱至冤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猶長於班史之業評

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唐撫言

素皓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藥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次岳陽桂枝香惹藥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惟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全唐詩話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唐撫言

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

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乃孳孳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言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歲嘗不下數輩

同前

陳象素州新喻人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鴈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帥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同前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

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蔡尤所推伏同

前
韓文公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觀盧肇為碑版則唾之而去同前

任濤豫章筠州人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隲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隲判曰江西境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

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同前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為僧遊方遇黃檗禪師詠瀑布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應聲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竟踐祚然自此以接僖懿遂不靖作波濤豈非讖邪豫章書

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唱狀元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喚狀元舊矣谷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春陰妨柳架月黑見梨花風味故自不淺同前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嘗帶洞庭香同前

蔡京邕州人少為僧故相令狐楚見京僧舍中楚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懼可以勸學乃陪相國子弟遊後舉進士出令狐公門後遷撫州刺史嘗稱宇內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言五千之義接儒士則比端木之賢於仲尼

論次周易則評先聖之繆郡有汝水為放生池忽一人乘小舟釣於此遣吏捕之釣者乃為詩曰拋却長竿捲却絲手攜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名之已去不言姓氏或曰野人張頂也頂字不惑本姓王京益自矜作詩責商山四皓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郊道出湘口奪零陵太守鄭史歌姬瓊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厝於此二子延近未終喪俱逝論者以妄責商山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不徒言哉京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雲溪友議

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

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劔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穀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穀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比小人不若余謂漁樵特假以自喻耳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平兇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也碧溪詩話

虔化縣金精山張麗英飛昇之所道觀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仙女乘之鐵鎖懸於巖下二鶴嘴隨四時轉不差忒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與鄉里女子遇其下求娶焉女子曰若能射中此鶴姻即成師粲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臥病夢二女道士以手拂目而去竟至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

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今猶為軍士 徐鉉稽神錄

高氏唐人房璘妻也筆畫道麗不似婦人歐公云余集錄已

博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余入晉中搨得

高氏碑二通宛然二王書法一太谷縣令安廷堅美政頌一

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豫章書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

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

直郎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

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鄱陽郡諸

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

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

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

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

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

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當是十四

日鐫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

非比比也 容齋三筆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總持寺有一碑其

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

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

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

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

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

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孜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匡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祺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之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余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惟

陳孜瑄檢校此官而兼中書令最後者其是與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同前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託序之行世齊丘將酒灌之沈湏以牛皮裹縫投於江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髑髏臥不止喚之久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沈我於江因留詩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鞞鞬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間遂化風去景昇名峭即紫霄真人也住廬山棲隱洞

臨江府志

南唐胡雄寧都人有神術流賊入寇坐城上自稱胡太公跨一巨足下掩城門賊駭而退沒後土人祀為神號太公廟

贛州府志

宋无喻鬻集云廬山真風館江南國主施財修之刊姓名於

西江志

卷二 雜記

二

後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昇女 得樹樓雜鈔

劉生廬陵人南唐時居闌闔中業釘鉸事母極孝母病目二十餘年生苦心求醫一日為人磨銅餅得異方歸以藥母母目復明人曰是孝感所致也 吉安府志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宋宗知其忤物託以他故不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見先生說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眷合如何李匡堯或云泰和人也 豫章書

廖凝為人不好詼諧嘗讀裴說經杜甫墓詩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曰說乃劫墳賊邪聞者皆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以一大桶盛冰水坐其中其簡率如此 五代史補

吉水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起故老

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

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能改齋漫錄

天祐間洪州實石於越王山下昭德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觀中七日內漸縮小如數尺狀已又長尺許後止七寸識者以為活也 十國春秋

寧都李村有泉自石罅中出如雲蒸霧湧投雞子於中輒熟舊傳楊筠松喬寓時有鄉人館穀甚厚而臧獲頗厭之楊乃辭去以杖叩石出泉凡三坎蓋以酬其湯沐之勞云 贛州府志

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 按法海院記十八羅漢唐禪月大師貫休所畫 郡中每迎請

禱雨嘗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洞天清錄

范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鬪吏

狡多梗公下車興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終日無

正堂及公守饒飲宴有節然不負雲山賴齋之存

有詩半雨黃花秋賞健郡有提點鑄錢司廡宇廳之傍有一

其亭名秋香公為之作秋香亭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

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陳貽範范公鄱陽遺事錄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

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

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

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

上其寵遇如此歐陽文忠歸田錄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

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

身下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函忍聞夷樂之

聲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絕同前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

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

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

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

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

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凉故能久也同前

朱弁曲洧舊聞云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

見之遽命宣取時公已歸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播者

因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

帙既繕寫進入舊本亦不欲存今世所有皆進本而原書蓋未嘗出其子孫猶謹守之

得樹樓雜鈔

吳奎字成象三歲能詩六歲能歷覽子史五行俱下祥符初與臨川晏殊應江西賢良詔時年十一真宗甚優異之三賜

御書

正德郡志

宋初有郭巫者於貴溪仁福鄉聖井祈雨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持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翁謂曰旱乃天數而晝夜聒井何為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耳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復違戒吹角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亦不朽敗夕見夢于鄉人曰再犯

龍宮禁不得出今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鄉人乃為立祠有禱輒應理宗朝封廣潤侯

廣信府志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於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公守饒凡民間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之所徙也州民邵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鬻於人於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於僧寺暨元豐庚申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霈霑足遂狀其感應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大常封為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鄱陽遺事錄

西江志

卷二百四 雜記

三

西江志 卷一百四
三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
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饒之文
章應也城之下瞰數湖水脈連秀抑爲儒者滋顯也於是名
其塔爲文筆峰目其湖爲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治
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之沈機遠識良
足書也 同前

公守饒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
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京師紙
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
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
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 同前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即光彩出

汲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旦山拆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
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
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
切保衡繪形刊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
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能改齋漫錄

宋大中祥符間南康士鍾福建業於祥符禪寺嘗手植一小
松偶夜夢朱衣玄冠告曰松圍三尺子當策名寤而惡之累
舉不第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一如所夢松高百餘尺凡
四十九枝偃亞如蓋後松爲震焰所燎令畫工圖之曰南康
松祥符寺元年賜額甲辰燬於兵 祥符禪寺志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碁語笑誼譁
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

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歸田錄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
者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同前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
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
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
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
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
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
類為許洞所困者也六一詩話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
勅余考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

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
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歲其
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
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
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
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
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幕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
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為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
相土者不知為何人容齋隨筆

龐籍明道中召拜殿中御史與程文惠同戊子生程已貴而
龐尚山居程戲之曰君乃小戊子後為王夷甫所薦慶曆中
拜相程以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廣信府志

廣永豐金雞嶺在胡村坳閩浙販客皆取道於此昔有老人住嶺上捆屨嘗搗草於當門巨石上中有金雞夜見而晝隱老人不知遇款夷度嶺見石知為寶遂取之去同前

王諮父文捷嘗求嗣於仰山廟廟史夢王子出為其嗣真宗朝諮以學士出使單于諸王見其秀美送於百尺樓上以苦其心諮遙禱於仰山廟曰諮果為王之子何困阨至此是夕雷雨交作致諮於幕次諮亦不覺達旦單于大驚以禮遣還仕至公輔將薨廟史又夢鉦鼓迎王子歸未幾聞諮卒果其日也今廟有諮像新喻縣志

峽江有黃金水昔人嘗窮水源緩步涯涘忽入巖洞門扉猶暗行數步則天日朗然若非塵世旁穿一石匱得黃金如珠者數升持歸再往則道已迷沒矣臨江府志

王欽若初赴進士舉江南漕司張齊賢以書付欽若謁錢希白會錢集朝士延術者考休咎卻謝通謁欽若局促門下因厲聲詬聞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門外之聲不知何人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願學士與之一見希白召之入欽若形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顧良久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錢戲曰中堂內果有此宰相否術者曰此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安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所缺者子耳錢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公勿輕視後希白為翰林而欽若已拜相同前

歐陽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姑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

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陽語余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鉉為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準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姑孤山釋山曰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譌言穿鑿浮偽作為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禱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余乃知南唐已嘗有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勅額至以聖母為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能改齋漫錄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公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劒待張華

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

同前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臯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豫章書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

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
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
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煙鎖樓臺
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
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 同前

晏元獻公為京兆辟張子野為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子
野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觴往往歌子野所為
詞其後王夫人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
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阻暮雲千里幾重
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急
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無復誰
何也 道山清話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載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
痛無極奈何奈何誌文本及寄殊生白衣服及孩兒姝子等
信物柑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意況人事有何
窮盡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分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
安泊親屬不待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十齋自云一則
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為生計果置得一兩好
莊及第宅免於茫然此最良圖况宦遊有何盡期兼官下不
可營私然須內外各且儉嗇為先方可議此殊家間僕使等
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猪肉 定其兩數或回換買他魚肉此亦只約猪肉錢數以此可久此
持久之術是以常為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說皆虛
傳也今邊事尚未息須當他重委乃建節或兼恩命必不於
優閒處用此職况須因干求經營方授殊一生不曾干求况

今雖經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於特命且不能
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靜若非有特差則遠近高下應
難推避不然則必不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
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憂不能任者不敢妄當負愧畏重
責是以終無徼求其更識高者非親畊不食非親蠶不衣徐
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
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
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載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坐前
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余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慶
曆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
章卑陋公帥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
宋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

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者不於其顯
必於其幽不於其外必於其內公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
白官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於節儉
至引古人非親畊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
者邪昔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迺
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
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
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乃云廣營產以植私
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
與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讌直以貧無可
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余
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能改齋漫錄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
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
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鯊魚繁露添蓴菜紫余嘗於
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
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
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六一詩話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
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題詩
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
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曆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
寫景不侔旣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鄉復過樵
舍值臘日雪中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遂成

識云 豫章書

章郇公守洪州因嘗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臺
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祕其骰至爲相猶在 同
前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
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榜信夏四月公
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
文遂怪之公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
饜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爲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遂
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爲公岳必登
第然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未
考試已前公岳夢車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

岳下捕之悉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嘆焉是歲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 同前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驪顧見滋為下鞍相語將別以所乘驪與滋戒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扶捺驪頰間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穎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羣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殂論者以為取珠之

祥同前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

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嘗為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謂煜者鮮矣自煜慶曆六年為首魁至紹聖四年汪革復為禮部第一然未有為狀元者撫州讖辭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同前

馮京式之子也既登第第一初娶富弼女再娶晏殊女故曰兩娶相國女三魁天下儒京後亦執政晏元獻又一女適富弼范文正所舉者此翁壻俱相也唐韓滉女適楊於陵張嘉貞女適郭元振張延賞女適韋臯韋執誼女適杜黃裳同時

為相宋薛奎謚簡肅長女適歐陽修次適王拱辰李文靖女
適王曾我明岳正女適李東陽僅一見之 豫章詩話

薛簡肅長女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再娶小姨故有舊
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 同前

白稹宋真宗朝為饒州判官時丁謂為倖稹以片紙假五鏹

晉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邪懼吾撓之耳

答以詩云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

家缺赤紅崖打白紅崖 同前

南劔尤溪林積仁宗時為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

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

能却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積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

張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

年方敗於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功之文

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邪於是收

治之聞於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能改齋漫錄

應舜臣少時卓落不羈年二十餘嘗至近里板步橋夜宿廟

中近有寺僧夜夢廟神騎從甚盛來謁曰宇為洪州安撫所

守暫遷避焉僧驚寤晨遣其徒往候視則公憩寢其中僧迎

見以夢告公即折節讀書至三十八登第後果帥洪州 廣信

府志

吉水毛子仁諱洵年十九第進士年二十六中拔萃制科杜

祁公有詩美之其文集亦有詩寄歐陽公父母之喪廬墓死

焉時年三十二天子賻之粟帛以旌其孝書在國史後百有

餘歲邑人楊萬里讀其文集作辭以哀之 誠齋集

文章各有體六一小為一代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竝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遊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山谷詩騷妙於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 國憲家猷

楊察謫守信州瀕行餞送境上者十二人察作詩以謝皆用十二人故事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側聯吟懈管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句句著題可備一體 雌伏亭叢記

呂溱字濟叔寶元中試鯤化為鵬詩云九霄離海嶠一夕過

天池仁宗見之升為第一溱後為中書舍人喜自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為七字舍人溱父為泰和令溱曾讀書泰和署中至今人稱曰呂狀元讀書處 豫章書

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百計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於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琰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余相繼困甚惟五通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雖寶龜泰筮弗是過矣噫五通之為神不名於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余其可以廢乎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 李衍江神祠記

李覲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泰和縣時豫章先生為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為矍

鑠翁蓋觀不李觀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
 司愛其策為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
 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
 公為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無深訝也既而文忠
 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
 何憾尚饗觀初為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
 詩一絕於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
 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於朝議大夫 能改
 齋漫錄

江州義門陳氏自唐至宋聚族三千九百餘口並未分異朝
 廷屢次旌表嘉祐七年以義門盛大下矜存保全之詔江南
 東路轉運使謝景初郡牧呂誨湖口鎮巡檢范彬臨門監護

分析 義門記

陳策嘗買驟得不可被鞍者他日其子與猾馭計售之行人
 策聞而自追及告以故行者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及
 羅紈者策不與羅紈而盡投銀於火中曰此皆質劑物也歲
 月既久絲力已糜脆不任用故不與器吾虞其偽也故為公
 驗之而後與耳 淳熙郡志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翦綵為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云
 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閣鬪簪雙
 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豫章書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荆公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
 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和曰青
 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惟

有妙蓮花

自前

東坡嘗云黃魯直詩如蠅蚌江瑤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張芸叟云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懣子細檢點不無利鈍然則蘇黃之詩在當時未能純然無議芸叟又云永叔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醜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倚著曾不可得則蘇黃直須讓歐王一著

同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知之荆公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荆公又云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冷齋夜話

王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惠洪謂多

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也

藝苑雌黃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交如貧無妻兒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徙居萬安山屏絕人世專以治經為事凡數十年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

續詩話

曾子固舍人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加禮一日召子固作大排惟賓主二人亦不足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謂公為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

吾試爲之師。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紫薇詩話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石林詩話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諢，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復當國，亦屢諶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

也。元豐末爲東京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鄉。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同前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任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

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同前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 英公儀

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

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

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 中山詩話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

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

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驂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

省郎京軍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周紫芝竹坡詩話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
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渌週遭俯視紅影移魚舫皆觀其影
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彦

周詩話

冲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
心皈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真君
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
學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真

聖殛之 蘇文忠公集

歐陽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動天下
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
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同前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
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
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
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
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
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
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莫若有聲
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
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
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
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
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同前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鼎彝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
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烝嘗我朝廷每
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決焉 豫章書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
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邪子瞻曰竹影金
瑣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道山清話

孔文仲字經父宋元祐初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直學士平
仲字毅父爲戶部郎兄弟皆以文章名世山谷詩云二蘇上
連璧三孔分立鼎人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臨江府志

荆公罷相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百官餞
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行榻上有一書屏因題
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

西江志 卷一百四
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新喻縣志

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
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之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
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
以多為 碧溪詩話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畊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
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
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
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
其然也日攜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
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
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
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
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
眾人而已邪 王荊公集

李公擇喜墨見人有佳墨即攘取之他日客有自公擇所來
者為言公擇懸墨滿堂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非
人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 蘇東坡志林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
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柳繁謂此也荆公集
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能改齋漫錄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
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逕水雲間又雜詠云烏石岡

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
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
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黃吉父云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
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
使我知同前

曾南豐爲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座客曰霜始
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座客云苦無全句可偶當劈破
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座客稱善
旣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
之升皜皜乎不可尚矣座客皆擊節賞之耆舊續聞

東坡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

疾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
欲得公墨妙者必豫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
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略無所問縱筆揮灑隨
紙付人至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
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欣躍而散春渚記

聞

東坡自南海至虔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嘗邀劉器之同
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與
燒笋而食覺笋味勝問此笋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僧
善設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
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
參玉版師柳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蜀大散有喜歡嶺東坡顛詩人
遇喜歡來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上而下第一灘在萬安
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二十四灘詩
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邢崑坦齋通編

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
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貫
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到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夫人驚曰
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能改齋漫錄

曾學少有俊聲登天聖進士第歷三任終吉州軍事推官娶
金谿吳氏有心病學母惡之當學赴省試時在家棄逐其婦
學還不能止也治平初學弟叔卿監虔州稅忽夢學至從者

雖衆皆如世所畫鬼卒者叔卿問之學慘然曰數年不得出
正爲理對吳氏冤訴爾昔者吾爲不敢違母意遂坐曲情且
世間欺心事莫爲叔卿曰今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本心但
辛苦辨爭甚久今受命管轄五百毒鬼去矣指坐下從人謂
叔卿曰汝以此輩爲宜何以治之乎及探懷中得天符示之
曰曾學當爲翰林學士賜金紫章服壽八十今以曲情棄妻
例減奪可吉州推官終身叔卿亦惻然良久學上馬而襴衫
穿入鐙中學猶抽整然後據鞍行便回顧叔卿曰欺心事慎
勿爲特來奉戒也

同前

士人劉徹者博學多文預鄉薦而屈於禮部年老禱諸神忽
夢至一官府立庭下見一人若皂隸輩語徹云此陰府也我
實掌汝籍爾本有微祿陰功有虧今不可得矣徹懇云竭精

神勞體膚從事於文者積年庶幾憐之且徹德有虧者願以告我吏云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償爾不少助以致非命徹云弟自支分後不肖不能保持徹何罪吏云行路之人見人患難猶且矜恤況同氣乎豈不聞爾鄉人朱軾事邪徹曰不聞也汝歸問之徹既覺惘然自失翼日詣朱氏門詰其故軾云茲事吾未嘗語人昔年貧窶教學鄰社歲暮得錢三千行至途間遇見二人被刑錮面悲泣於道側軾問之其人云某負常平錢歲終當償無從出今將命自盡軾憐而問所負數其人云某欠二貫五百文吾時雖有三千而妻子日夕望之以辦歲事遂不免輟以遺之其人因此得釋徹默然朱五子三登進士第壽考終身贈光祿大夫 同前

王元甫有詩名如動地隋兵至君王尚宴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鋒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廬山紹聖間勅賜高尚處士以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余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余迺知其得名不虛也 同前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啓宴張樂於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鹵誇迂濶

口舌從來易得官同前

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

底復作龜兆圻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燄窈窕一川

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後山詩話

中書待制朱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

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

章二百年荆公答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

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

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迄今何止二百年邪

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為信而荆

公之詩為誤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

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

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辨處嘗有詩云黃

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

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

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

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蕊動以香靜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

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

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為證故新法之行亦取舍於

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者舊續聞

宋朱軾字器之南豐人從曾鞏學性寬平輕財急義悉以祖

業讓弟獨取故居曰此先人廬不可失也鄉民熊禧饒華負

官逋軾傾囊濟之得不死後人名其樹為陰隲樹明一統志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曾布當元符

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

董鉞字義夫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亦欣然同憂患而處富貴是難能也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坡次其韻結句云便相將右手把琴書雲間宿蓋用樂天左手引妻子右手把琴書句也

豫章詩話

凝之與陳舜俞養犢為騎舜俞作騎牛歌稱凝之為白雲老李伯時畫騎牛圖山谷拜其像賦詩云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靜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年八十餘卒官至屯田員外郎

同前

信州劉輝好為險語歐公惡之有一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

聖人登公曰此劉幾也因戲曰秀才刷試官刺以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嘉祐中公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稱賞擢為第一唱名乃劉輝也人曰此即劉幾易名公愕然久之

同前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時荆公為江東提刑按察酒務至廳事見屏間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即不問務事升車而去差攝學事由此知名後知隰州卒家無餘財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而已

同前

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温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便浴焉臨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

西江志 卷一百四
為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熱飛霧如煙雖霜雪無以敗其
熱然諸泉皆本硫黃氣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三五峰山
下有溫泉常溫能澆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
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病俱瘥多吉祥
事獨不腥者豈神仙靈丹之所沾溉後人與 同前
陶靖節之謚文公不知出何代魏鶴山跋東坡墨蹟云文忠
雅嗜陶文公其有感于歸去來辭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
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 得樹樓雜鈔

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記附通鑑行世
又纂十國紀年亦錄本進呈其橐藏家司馬文正公序世不
多見其書崇禎末姜希湖前輩遊西山住霞源義塾余同歐
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掘岡尋熊西雨舊址止於尹躬

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
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寒夜錄

盱南陸氏世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售奇訪異以為常它日遇
山夫賣猴雛取而畜之甚馴縱其游息門內外無復羈檢歲
久見婦女必跳梁悚抃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培之死未施
手而猴先驚畏登屋以避禍凡夜寂猴輒潛下取飲食人動
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年自虔來臂俊蒼鷹陸氏子弟往從
之郊視其搏攝無虛嚮因就與語薄告以猴害少年許諾為
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鞬已發則遑遑摩空下瞰得猴處
猴猶坐不動伺鷹垂迫急舉瓦以扞身鷹不能得也奮焉穿
雲以視漸眇然不可見於是主客不知所為方相慰以壺饌

未敢議所以謝少年也明日忽聞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捨杯噉嚼疾趨昨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方復搏翔下擊猴仍用前計以自全鷹揚翮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擬也遂中其擒少年招得所臂鷹彼鷹委猴而去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來助者也

呂次儒義鷹記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權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為虔字而洲為州也

能改齋

漫錄

湖口宮亭湖即彭蠡湖下流十道志云湖神甚靈異能使湖中分風而南北宋秦觀宿湖邊惜竹軒夢神女贈以詩曰不

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

明一統志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閩中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功甫詩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年孝子執鞭方言還云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治軒器資為之記云

豫章書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
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猶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
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
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隨筆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
者為應元保運真君文獻通考

元豐八年吉水楊存宿息州旅舍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
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曰淮
甸有巨商某姓名也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語吾
在某坊某家安歇又大書於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
存宿此遂行不數日商人物色之至息邸主以存言告且指
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以還之商人分數百緡就

寺為存祈福是年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吉安府志

西江志卷第二百四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

雜記二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
公如四瑚八璣上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
嶮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
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
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啖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
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
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

議敖臞翁集

臨川曾景建布衣也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
多當國者見而惡之竟謫春陵死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

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
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粟路長那更聽鉤輅家山千里雲千
疊十口生離兩地愁按鷓鴣之鳴其聲云鉤輅格磔俗云行
不得也豫章書

謝景初字師厚宋熙豐間任司封郎中方為長女擇對見山
谷曰得壻如是足矣遂妻之山谷卒從師厚得詩法曰自從
見謝公論對得濠梁同前

王之才妻李氏公擇妹也山谷呼為姨母有詩云小竹扶疎
大竹枯筆端真有造化爐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
夫同前

山谷季妹適張和有詩云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
可人箕帚埽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一妹適王純亮字

世弼山谷有詩云墨以傳千古文章之神歌以寫一家兄弟
之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月十年終眼青一妹適李安詩亦
文章士也同前

黃相小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於微賤故谷詩云解著潛夫
論不妨無外家坡次韻有云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山谷
在黔中與王瀘州帖云小子相今年十四骨相差龐厚又詩
云小兒未可知客咸許敦龐同前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
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
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
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
井之族乃以贖其行呂居仁作江西傳衣詩派圖以山谷為

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陳無已潘大臨謝無逸徐
俯洪朋洪炎林敏修林敏功王直方洪芻饒節高荷江革李
淳晁冲之潘大觀江端本李彭謝遵楊符何覲韓子蒼夏均
父僧仕可僧善權 同前

宋豫章有四洪朋芻炎羽皆黃山谷之甥也皆能詩而位不
顯鄱陽有三洪适邁遵皆洪忠宣之子也皆能詩文而位俱
顯當時臨川有三王南豐有三曾臨江有三孔有二劉亦極
一時之盛 同前

林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嘆曰軒冕富
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二十年該通六經貫穿百氏宋元
符末蔡元度薦之不就徵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同僚曰吾
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及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

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
事卧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有詩
文千餘篇與其弟敏脩共隱世號二林 同前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
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
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後山詩話

黃庭堅爲泰和令一日勸民出東郊聞竹林中哭聲回登快
閣隱卧夢飯鮓魚及覺猶若在口也起馳竹林見一老嫗哭
之哀墓前置列飯鮓爲詢其故嫗云平生止有一女死若干
年矣因詢其日月即堅所生之辰遂輿老嫗歸終身養之因
自贊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吉安府志

猗覺寮雜記魯直與高子勉詩朝尊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

師川與潘邠老云句稱八米繼盧郎按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訛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謝白樂天云八采詩成未服盧采字可証豫章書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編魯直數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詩編年爲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敘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誠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

無倫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者舊續聞

蠟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其品日鑄爲上自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猶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鑄上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縣巷燕支舖羣婢即歎息以爲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爾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得哉同前

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坐上分題賦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

爲乎泥中沈痾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
翁 臨江府志

新喻蕭貫未第時嘗感疾夢綠衣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
歌其詞云寶獸宮扉三十六宮樹迎霜紅簇簇翠紗盤龍珠
網垂百刻香殘隕蓮燭炭猊呀燄壁椒馥轆轤欲轉霏紅玉
渴烏涓涓不相續十二堯關隱宮綠長廊四柱簾旌溼海牛
壓簷風不入文鞞侍嬪當宸闈壺箭傳呼鑰魚澀尚衣次進
如堵牆千門萬戶開天香九龍鼓氣溼寒將睟容澤玉迎宸
光綵衣珮魚無左璫兩兩趨走瞻扶桑江萍半窺出波面熠
燴觚稜九霞絢鳴鞘一聲天上來長劔高冠滿前殿初宮人
授簡於貫曰此衍波箋也賦就復曰子詩有奇語異日必貴
後貫果及第 同前

慧力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币有營妓喪夫家極
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終不滿千迫於貧乏
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
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同前

治平三年建昌軍夏旱郡官禱雨是時鄉貢進士傅巖家人
小奴牧鵝暮歸占其數乃以爲已失一鵝家人迫令出尋夜
不敢歸即入城隍廟神座後寄卧夜聞神召其下云傅巖家
奴不得鵝懼罪至此汝爲渠訪之一鬼承命去有頃復至云
鵝本不失乃是一鵝先入圈而奴獨數後至諸鵝以爲失其
一耳神曰汝到圈間乎曰何敢妄也既而又曰郡官求雨甚
急吾不能致之汝詣麻源探信來鬼唯唯去久之至曰須後
日乃雨拜曉鼓動奴遽歸果於圈中得鵝而雨亦如期而至

治平初大水鄉人有於石城西港白石灘獲碑數片其文不全有云太原王氏女金陵韓守妻戊辰年八月葬在石城西又云日為弓兮月為箭射四方生改變千年萬年松柏風悲盡死亾人不見 能改齋漫錄

治平中有吉水令治邑嚴酷有野客馬道為啄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嘴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纔離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吳楚園林闕忙忙爭奈何令見其詩稍緩刑時人目曰馬啄木 墨客揮犀

熙寧初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鑑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證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妻妻

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鬢如抹漆左參軍脫却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黿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能改齋漫錄

元祐間快山有牧童攫於虎兩牛奔救童得不死洪覺範詩云嗟乎異哉兩大武高誼可與貫疇伍今徒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媿汝 瑞州府志

番陽鍾季玉守是邦訪問高年得二大老年皆百餘奉安車迎致會八九十者燕序公堂送之還贈以粟帛酒而紀以詩云大老如游更老彭迎來公宇共稱觥問年齊說生乾道有日重新見太平八九十翁同勝會一千餘歲侈耆英燕毛序

西漢志 卷之百五
齒關風化觀感油然而生南城蘇縣令詩使君尊老致明
彭躋彼公堂醉兕觥祝饗俾觀新禮節縱談猶說舊昇平龐
眉昔日商山皓尚齒當年洛社英盛事歡傳盱水上賡歌歸
美屬儒生 建昌舊志

表州黃司理元符中在官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
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令尉自爲計尉給
曰有盜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久而不返是迨斃於賊手
願自往留山中月餘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
二萬錢買詐爲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杖數十耳貧民許遂
縛四人詣縣送府黃適主治之獄成上憲臺將擇日赴市忽
念四人無兇狀乃屏吏詰曰果真明日當斬首矣可實告囚
囚相顧泣下以實告黃大驚欲出其罪郡守堅執不允黃不

肯押守又恐黃訟之於朝使同官力勸乃書押四人遂死越
二日有皂衣持挺押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卒
又數日攝令死尉亦死郡守越四十日中風死一日黃見四
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并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
日始轉許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頃之遂洞泄血痢知
不可起屬戚向子長迎母訣別而死 監懲錄

紹聖四年宣城楊某以奉議郎宰建昌軍之南豐元符三年
八月有鶴百餘翔於境內之紫霄峯大觀三年己丑復銜花
木搏虛而下郡以其事聞於朝五月丁卯又翔集於縣城之
清修觀回環飛舞及暮望西北翔空而去 建昌舊志

孫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於撫之崇仁才一月兇民陳
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瞽

平乃以誣陳遇之子洵直以為執已為盜時其父為洵直以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按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釁欲必誣遇之子以死俟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別白後發與吳所驗時又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誅之使斷一手以訴於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唯以斷手為決有冤於是帖宜黃簿李涇再復涇外人專以迎合為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為有迹狀以附會之既而獄具發辯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塞逋負而輒殘其支體者平之姦謀既逞而効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市人舒奇吏人吳昕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阻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為之欲取必於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

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今錄於此云吾聞兩臂重於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捐糞壤終身廢卧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村南截臂殺平人村北魚咻還準擬虺虺民虺虺民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聞者莫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姦不濟百姦消共致和平裨在宥 能改齋漫錄鄭惟則熙寧初為郡主庫吏家苦貧夜夢道士告曰明日交官錢處有異寶汝能得之後必致富清旦惟則如其告而陰察焉有古五銖錢極細薄自衆錢間滾出圓轉不已惟則輒

以大錢易而藏之歸以銀合綉囊祕於香爐中戒家人勿近自此家日多財晚年遂為郡豪惟則死其子儼以錢囊懸於質庫中敬之如神至和三年儼死其庫僮范生欲盜取之然啓囊發合無所有矣

建昌府志

石陂農夫詹二之母方娠未育其夫種麻圃中委令飼鷄其所養鷄母屢搔不可禁詹母忿之盡斬其趾及既生詹二兩足俱無趾

同前

廬山卧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柏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不果

楊龜山文集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為宜黃丞歲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束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驂騑已騰踏不知雕鷲尚摧藏官居四合峰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

戀鄉關留不去漢庭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峰巒綠為峰巒雨橘柚黃為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為艱難歸故里益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老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庭今重甲科郎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能改齋漫錄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為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蒼全篇云朔風吹雪晝多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羈鴻摩月墮孤看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苦見侵

游宦衣冠少年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同前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

為狂 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

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

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

高樓露冕吹鏡踞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

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蔣洲王粲尚為南郡客別來

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

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餘生乘興復東

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同前

修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

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儵

有水名滌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按陰陽書云

水宜東流蓋吳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良方耳所以分寧雖

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

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滌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滌

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同前

萍鄉縣宣風鎮驛壁間有留題曰奴本蜀郡越王之裔一年

良人登第二年邵陽獄吏三年輒學衛世子之天遂挈遺孤

還故里舉目無親投此何地作小詩以書於壁士君子莫謂

焉清和季華書男秀郎捧硯其詩云泪痕拭盡嬾梳妝遙倚

西風憶故鄉昨夜夢魂留不住暗隨流水下錢塘 名勝志

環溪少時終日沈默伯兄覺其如此每以文字強其學一日

借到淵明詩命環溪錄既畢遂得晚歸早行二詩寫在几案

間晚歸詩云夕陽欲西沒宛轉山氣昏獨逝頗無累時欣暗
 經林棲鳥未穩集歸馬無聲奔恍惚自得意興來誰與言早
 行詩云晨風襲微和曉色動佳氣溟溟四郊烟漠漠一川水
 前村鷄犬喧遠樹鳥雀喜山腰客行來林下雉驚起時聞牧
 童謠不見騎牛至回頭望東隅曉日粲光麗胸襟倏暄煩敗
 我幽靜意行行載馳驅已復到城市伯兄深喜以為似淵明
 因令讀淵明詩環溪仍復緘默不復在意一日友人自曹山
 見孫尚書回訪伯兄云孫公言諸詩似杜甫皆雄健警絕環
 溪心頗喜之翌日遂作曉晴野外二詩作顏體大書於几案
 間曉晴詩云夜半雨忽作朝來雲又晴林花洗幽艷池水湛
 虛明草色侵衣溼山光入座清茅簷正幽寂啼鳥兩三聲野
 外詩云野外望中濶遙山宛轉隨小溪芳草合高樹古藤垂

鳥過驚風疾雲行度嶺遲回頭失歸路還問老農知伯兄云
 杜詩乎環溪云亦是但是今杜詩耳伯兄遂披衣徑詣友人
 談及二人相與駭歎不旋踵而二詩播於邑下伯兄遂令環
 溪學杜詩亦但唯唯終不肯學 吳沆環溪詩話

伯兄一日借到李白詩文將家本令環溪點對差誤凡數過
 遂得清風生高堂桃紅謝李白等歌辭類警拔伯兄私謂仲
 兄曰此子駸駸又將入太白境界矣仲兄亦曰吾素知此子
 有太白風如樹頭明月光欲吐反眼仰面天恢恢隙風無端
 吹我燭滿窗明月心更清如此等語去太白亦何遠時仲兄
 方仰韓文欽玉川子之風偶借玉川集又令環溪錄本環溪
 亦喜其狂怪會乙卯正旦日蝕 環溪生丙申至乙卯及二十
 歲此所作皆十五六時詩也
 遂作日蝕以擬月蝕又作文房四字相贈答以擬井石蝦蟆

贈答後見白樂天諷詠喜其有補稍諷誦之未幾又作磻溪石歐冶子金在鎔等數詩以擬樂天錄在私集伯兄一日看磻溪石至江流回轉石不移釣竿卷盡生鬚絲便言好又看金在鎔至為兵不願作刀鋸刑人未必皆不忠為器不願作鐘鼎銘勳未必皆有功即云樂天於此有愧色矣 同前

伯兄一日看荆公詩至縹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更青云白雪不是雪黃雲不是雲但下一割字便見黃雲是麥將一縹字便見白雪是繭如此用意可謂工矣會環溪觀穫稻得一詩中有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伯兄見之復大喜謂荆公是用意做來吾弟是因事而使蓋黃雲是禾用荆公句新月乃是鎌用退之新月似磨鎌之句雲不是雲月不是月而曲盡穫稻之理所以為工也環溪又云頃在岳陽過

仙亭嘗茶有碧雲紅雨之對是後又有紅裏白間殺青生白之對亦是詩家遊戲於理無害嘗茶詩云吹斷碧雲春晝永落殘紅雨曉風輕碧雲蓋用盧仝茶歌碧雲引風吹不斷之句紅雨蓋用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時老樹根有小桃爛開薄暮微風扇之飛紅遶砌景在目前事實而語清故一時羣公莫不擊節白間是賀南城鄧秀才韻云挑燈倦夜羞黃裏置筆窮年對白間蓋黃裏是燈白間是窗牖左思作三都賦牆壁戶牖各置刀筆故後筆上押白間韻殺青乃是和伯兄韻云室虛氣象還生白筆退工夫見殺青時方食素而修經故殺青生白之事得以併使伯兄以為此對乃得於和韻比之前輩尤為工矣 同前

或問環溪伯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伯兄德邵每作詩磨磨瑳

西... 卷二百五
三
嗟直見員靜都無病處方休在官閒日嘗作小詩云時乖事
轉拙端居徒含情不似堦前草春來隨意生又詩云雨餘寒
氣淺園林作春媚不知海棠花新來著花未又一絕云遊子
春衫已試單桃花飛盡野梅酸怪來一夜蛙聲歇又作東風
十日寒最爲含蓄而有氣象又有率然而佳者村翁習性不
浮華只種桑麻不種花聞道野梅開欲遍好分春色過山家
同前

或問環溪仲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仲兄德強詩從蘇黃中入
如食雪一聯簷頭清響銀匙動階下寒光玉盃翻中秋無月
一聯云也應只是尋常夜未必如今分外圓又隨邵直閣遊
平巒云獨鶴下隨雞飲啄衆星高共月徘徊等語則無愧於
東坡如半塘微漲聚紅皺幾畝清陰鎖碧鮮又夜半簷聲幾

點急秋高雲影一行微言花不言花言竹不言竹言雨不言
雨言雁不言雁又花葉有鬚渾帶蜜桑枝無葉已成衣言蜜
以見蜂言衣以見蠶意遠而語奇則無媿於山谷至如輕雷
入樹驚花魄白浪浮空漲水脂又苦陰一篇荒山乾沒更節
序濁氣擁地愁無邊非烟非霧不見日欲雨欲雪難爲天不
惟氣渾而語健且又關時含諷愈不可及仲兄聞之謂環溪
曰愚兄亦自謂此詩差勝然遍求集中未見有兩首環溪云
好詩但一篇亦難如前輩詩有一篇得名有一聯得名有一
句得名如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但以一句得名已爲人
所忌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一聯得名已爲盛事如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亦只是一聯得名多少
驚天動地詩豈易得哉同前

陳康伯字長卿宣和進士體貌魁梧劉叔信相之曰公五行敦厚四水相朝虎步鐘聲望之如神腰胯中有紫痣二如日月之狀後果拜相封公卒謚文正人鑑篇

長沙王容淳熙癸卯冬過袁州禱於仰山神夜宿州東旅舍夢人歌玉樓春纔半闕云玉堂此去春風暖正飛絮馬前撩亂嫦娥翦就綠羅衣待來蟾宮與換後果狀元及第

袁州府志

楊傑記云龍唐周氏五老同時子養其父而復養其祖之祖父鞠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又云觀周氏綵衣之樂則天下之昇平可知矣

明一統志

南中有閭阜山山形如閭山色如阜故號閭阜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詩云萬仞天然閭閭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閭阜形

色收今屬臨江軍為福地之一 玉堂閑話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為詩屬居仁序之已而出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為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可知矣 能改齋漫錄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二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於山壁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閻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得到皆

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為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也予舊讀湘山野錄喜閱西湖曲及游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漫滅失傳不知法真師能刻之石否同前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彊之因自沈於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諱改為賢女汪革信民嘗識以二絕云賢女標名度幾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絃楚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同前晉許真君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

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積剛鐵云是旌陽後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向橫山打狂鹵同前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曠旱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為我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為之記郡人謝邁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墨草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峰到今

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冊南豐先生
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
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
過紛紛郁郁非烟雲我書欵傾不成字秋鴈斜行落窗紙印
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蹤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蹤或
在子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殿定不懸搔白頭如仲將同前
徐師川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
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
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
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
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
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

也 劉後村集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
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
卒章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
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媿於長君也玉
父南渡後為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
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
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同前

呂紫薇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
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
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歧路可進
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

節亦不可及同前

家藏雲林繪鑑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咏君節千載勇夫慙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遊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曾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

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之詩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也容齋三筆

鄭都官作鷓鴣詩人稱為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豫章書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應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老學菴筆記

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可悉饜飶一網數十

贛州府志

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曾文清吉甫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蔭入仕

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為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

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

曾寵平津之為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後與明清詩

云吾宗擇壻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

兄如此信難為徐敦立覽之笑云此乃用前日之啓為禮修

報耳 揮塵後錄

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真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

手一言置我二劉間其自註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

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

過矣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

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期為久況

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

曰記得夫子歿宰予已先亡矣 方勺泊宅編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同前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甫以詩送之有曰白玉堂中曾草詔

水晶宮裡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

宮冷近題詩吉甫聞之以子蒼為一字師 竹坡詩話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

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為師

兄弟也陳無已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則陳無已承

嗣輩和尚為徒矣余嘗以此語客為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同前

西江志 卷一百五
蔡柟字堅老南豐人負才氣有詩名嘗謁韓子蒼駒令賦新
荷柟即吟曰朱欄橋下水平池四面無風柳自垂疑是水仙
吟意懶碧羅箋卷未題詩 建昌府志

歐陽斗南安城人性質直尚風節時秦檜專政至京上書言
國事伏闕下三日不納斗南退宿旅舍束草爲人以書置手
中設祭其前鎖門而去後爲舍人所首檜大怒移文索之不
得 監懲錄

亾友向巨源自少能作詩予初識之于梁宏夫座上未深知
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
分韻賦詩巨源得駕字其詩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
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躋攀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
磴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

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
榻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
者皆服傳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源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
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詩稱
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凌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
峻其旨皆有規諷後哀集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
藁倩予爲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
枕上一讀而已巨源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
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
西涪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攜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三筆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
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迹時當大曆

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所似奉明主
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奇節語意條暢
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同前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
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
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
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同前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
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
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
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
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窺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窗

午夢人 同前

樂嵒山在樂平德興境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饒陽境皆綿亘
百餘里山出巖其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食衆往
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鋤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
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粃粒狀每根二斤可充
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
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巖伸拳則根無力而始止蓋
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 同前

曾叔卿家貧苦心不欺嘗欲買江西陶器于北方旣而不
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旣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
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災饉故不行余豈宜誤子其人
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

撫疵狐悖惟恐失其意歷官著作郎 宋史本傳

徐從政隆興初為新淦縣丞被憲檢充承勘官宿於吉之徐姓其家先一夕夢神人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他日泄吾州宜善待之至晚徐從政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曰徐此行受人金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於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訝之以問一老人為道其詳後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於即年止三十四 監懲錄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寒夜錄 宋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為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顧仙嶺之提鼈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

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代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之本意騎類雁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人皆傳誦 耆舊續聞

趙像之檄考吉州試將放榜夢八馬嘶於庭若有訴然如是者連夕因再閱所黜卷有用八駿事對者取置諸几遂不復夢乃升選及拆封則周益公也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答趙啓云作者七人想秋闈之如昨凜乎八馬覺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 瑞州府志

周必大殿試詩會待詔恩三日沐湖山尋勝任舟輿自注云
給歇泊假三日東坡試院詩亦有詔恩三日休老翁之句得
樹樓雜抄

周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吏當論死必大
問曰假失火自官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
失官歸道雨雪中謁婦翁婦翁不爲禮復訝前夕夢掃雪迎
宰相未知爲何祥也姑留之宿後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宰相
封益國公先是必大夢一判官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位當
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爲帝王鬚官首肯鬼因爲必大種之及
覺猶隱隱痛數日旣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來見見相
貌甚陋疑爲誑彼旣而捋其鬚曰帝王鬚眞宰相也必大驚
服吉安府志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騰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
於贛縣得兩載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及岸
失足水中兩履盡溼舟人遲之不至亟請寺僧問故僧曰此
無有也舟人見殿上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溼乃知羅
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役方息汗泚泚
在其頸同前

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
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嘗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
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之亦
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
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
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

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為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 三筆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中進士初為寧海簿攝令事蠲貧弱四千八百戶稅縣境荷花桃實竹榦有連理之瑞建三瑞堂已而子适以貳車行縣題詩云久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洪邁字景廬官至內翰謚文敏號容齋作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皓子适遵邁並中詞科當時語曰父子相承四上鑿坡之直弟兄相望三陪鳳閣之遊人以為忠義之報 豫章詩話

洪光弼有寄子詩大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同前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

產容齋鄱陽人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為之吟賞 同前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簿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豫章書

胡忠簡公翰墨甚佳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天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世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

汙考狀啟亦上令工逐行裁去裝潢公封事橐有周益公楊
誠齋二公題跋在後公孫搢廣西僉憲刻於融州真仙巖我
明楊東里先生跋 同前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
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畧為諱忌至有形之章
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於今
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帥稷書云某伏
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
得允當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
輿論仰溷高明伏乞臺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為郡試緩
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穎脫淹貫定非虛語
此札實為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寒夜錄

呂居仁云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西謝康樂
溪堂喬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
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
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謁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
用功在此也 能改齋漫錄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
獻甘露松古詩於太守其詩畧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亭
亭太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真上瑞云云太
守以為祥因奏於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
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之松上濃
如厚酒其味香甜上交獻于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寮
屬觀之欲冰上聞路過鳳皇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叫呼曰此

山松亦多甘露何獨彼耶各持松葉飴弄以示不誣時有野夫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為甘露露從天降必徧於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按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松殆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寬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說至期果驗焉軍民得其說因省景祐丙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同前

走卒楊亮淳熙中病見兩吏持符追已遽隨之出俄到官府有王者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限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者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奔歸已死兩日矣但温温有氣忽作聲衆亟視之則欠伸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如洗移時履地復初建昌府志

周三蛙田夫也專以捕魚鱉鰕鱔為生計而殺蛙為多淳熙十年得疾醫不能名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胸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手摩拊之隱若數蛙蠕動于內後宛轉一榻上跳擲簸頓呻呼哀鳴與蛙就杌時不異凡一歲乃死同前

李獻可吉水人六歲能詩文孝宗召入宮時宮女正午睡帝指宮女為詩即跪曰御手指嬋娟青春白晝眠粉勻香汗溼

王真帝拊其背曰卿何不作我家兒命宮女為繡御掌於背以賜歸吉安府志

高應科安城人登童子科高宗命引至便殿問曰汝童子乃先朕行耶對曰務引君以當道上悅命傳送六宮賜錢彩而歸同前

李如圭吉水人七歲能文隨父官至京孝宗召見誦尚書無逸篇上喜賜宴因父在以珠簾隔之宴罷撤簾賜如圭同前

曾戟泰和人八歲中慶元童子科誠齋贈以詩有舌端九經若翻水屬句方圓超阿泌之句同前

高正夫安福人七歲通五經寧宗召試寶慈宮賜衣綬除正字說書寶謨閣尚豫章公主同前

乾道間進賢崇真觀有戴道士者先登己丑進士累官鹽卿

觀乃勅重建事甚確而公之名舊志俱弗傳可嘆也太史公

云閭巷之人附青雲則聲施後世今戴公寄跡清淨又階通

顯而姓氏竟歸湮沒豈兵戈荆榛之餘故實無稽則昌黎所

謂火其書廬其居者戴公亦不免於厄劫耶陳良訓記

危拱辰字耀卿年十四題初月詩云未審初三月嫦娥怨阿

誰懶開十分鏡祇畫一邊眉令尹見而異之始令其讀書後

由進士官至光祿卿正德郡志

石城永福寺對面有丘壠高且十丈相傳是陳恭公祖墓是

否莫辨紹興四年衢人鄭瑄為主簿以其處軒敞可遠眺欲

平治壠首亭其上工料已具僧徒交勸不可止因委其事於

吏葉愿愿夜直宿書齋夢騶導陸續傳呼太師且至一金紫

人坐肩輿而來呼愿曰我宅於西岡將二百載爾輩何得侵

犯公怖汗而寐亟以白瓊遂寢其役夸堅志

瑞金縣江氏畜馬十餘匹一日圉人浴一牝馬於江潭馬迸入急流四塞雲合風起水波高丈餘圉人遙見一物光彩耀日鱗甲森然繞馬數匝久之天日開朗風靜水平馬泅至岸圉人牽歸向主翁道其事翁叱其誕明年生馬駒肉赤如血頭方而腹大耳堅而脊強嘶鳴與凡馬異蓋龍駒也漢志汗血馬生渥洼水中信不誣矣埤雅廣要

江西有謠金鵝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鵝頭向水代代出人鬼今信州張真人家山頭向上子孫相繼膺封錫粵都張氏其山頂向下故世出一人與冥相通每歲夏為陰府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蹶死於榻至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帋云行瘟至某地某甲當活某甲當死已而果然其初遊魂至人家

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登享親見舉筋了不異人但回時乘馬一頭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贛州志

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山峭崖架空為閣登降者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入蜀記

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同前

江自湖口分一支為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說抵汝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里

也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蘋者也 同前

蕭尚書達引年歸作縱目樓以待仙者至忽一日一人藍縷百結形體垢穢叩門求謁閤人却之則曰爾第言之尚書不我却也及入報其人已去但以所食石榴皮書桂巖來三字於堦石字跡透徹磨不能滅時嘉定十年丁丑寒露前一日也 新喻縣志

新喻擢秀卿玉虛觀之西昔有人攜三狗行於江皋其人偶醉縱卧草間忽野火至狗乃各投水漬身溼四旁草人得不死既覺三狗俱斃其人哀之立塏以志其義其地今割隸清

江同前

泉塘李氏宴集賦送春詩風雨交作咸以無好景爲悵遂閣

筆忽一人蓑笠求謁既入遂援筆賦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蜀魄啼殘花影瘦吳蠶眠老柘陰稀臉邊紅綻梅初熟口角黃消燕學飛我亦欲歸歸未得杖頭猶挂一蓑衣長嘯擲筆而去惟見門有一回字乃知爲洞賓或曰白玉蟾也 同前

淳祐間吾邑之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名定二娘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進疾遂愈明年春其女在座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升者鄉保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請立廟旌表以勸孝久之未報里人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偶苦旱里人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令高安疑之密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得一婢旌義鄉人夙屬不審因呼牙僧訊之財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

已大人復與人有奸而孕父醜之遂宛轉售之旁邑而設為
仙事以掩之耳有人為予言近日左髻仙人絕類此因記之
然竊怪此女能為孝乃不能為貞能為奇男子之所難割肌
以療其父不能為愚婦人之所易擁面以完其軀何也或曰
晉王祥宋劉溫叟皆一代偉人事繼母皆以孝聞而於易姓
禪代之際身為大臣棄舊君如遺迹不聞當時有異議者蓋
忠與孝在丈夫輩已判斷為兩截事矣又何以責施衿結褵
於割肌和藥之紅粉耶

陳汝錡甘露園集

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
名有絕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
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
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

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
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
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
立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奸諛皆
胆落平生忠義祇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為國子
監簿以老請祠除直敷文閣宮觀

楊誠齋詩話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
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暫翳園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
潰溢滔天橫鶩屹然中流觀此底柱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
身彌遜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
句云

西漢志 卷一百五
上天帝在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軋坤
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人百其身百人何多一世猶
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
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
館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
全篇今亡矣可惜 同前

張汝蹈為信州永豐令嘗治夏稅籍命主吏拘鄉胥二十輩
於縣舍吏察錄過嚴一胥夜走廁小吏籠燈隨之胥使先還
既久弗至吏以為逃迨旦白張張適聽訟望見白衣婦人執
素紙涕泣呼問之曰夫為鄉胥累日不還家今晨有報浮橋
柱上挂衣巾履屨及繫書一紙云為押錄苦督已投江中急
往驗皆夫物也張詰主吏亟集津丁里保撈屍弗得念其事

可疑不即治胥妻訴於臺臺符移甚峻歷三月久客役長沙
來見此胥在彼吏催健兒持檄往遂擒以歸坐逋逃罪張後
宰他邑一鄉胥亦為拘繫越牆挂衣於河梁赴水妻來訟張
怒曰猾胥玩侮人所在如此立撻其妻明日三十里外里正
言灘邊有死屍張矍然遣視之則胥果死張每為話此事以
為斷獄聽訟不可執一端云 監懲錄

楊誠齋父子清介絕俗屋宇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
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
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
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師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同前

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
釜獨食奴婢然後令其服役其子東山啓之曰天寒何自苦

如北人白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守吳夫人年已八十嘗於郡圃種芋躬紡績以為衣平生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細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何心哉同前

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鼓絕榔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得樹樓雜抄

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澹菴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為四傑元量尚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寒夜錄

幸清節公居官慷慨有風節時京邑萬俟卨之孫與岳飛家爭田委問一十三州府縣歲久不能決理宗皇帝御批金牌

敕賜諸侯劔卓纛旗袞龍筆架玳瑁硯委公裁斷公得敕命案積庭下如山並不閱視即判以大義云靖康之變此臣子所不忍言東南全半壁之天者岳武穆之功也中原絕可圖之望者萬俟卨之罪也武穆乃一代效忠名將秦檜實萬世賣國賊臣凡檜所以殺忠臣懷逆謀者皆卨助成其惡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可謂不揣其本矣田歸於岳所有一十三處案卷盡昇於火別給公據與飛之子孫執照仍錄以聞上得奏大喜復出御賜緋魚袋一象笏一玉帶一金帛百端梅花金臺盞一副以旌公焉其御賜皆已遺失不可考惟袞龍筆架至今猶在洪城後房收貯口囑子孫語德可憑勢不可憑志可尚氣不可尚名可貪利不可貪事同前不可向又去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奉尊長以敬

處鄰里以刑待細民以恩接朋友以禮吾死後凡事不須與諸族爭競一意讀書科舉有名此乃大爭氣也不仁者待之以仁無禮者待之以禮則吾在九京亦爲之喜又口囑兄弟語吾兄弟五人自二親棄世諸孤同心協力撐持門戶乃克有濟吾得耽於泉石安於逸樂而承奉弟遽爾奄逝五鴈齊飛一墜於地天道無知奪吾愛弟觸物傷情不勝懷思松垣集宋末劉炎少負詞學晚爲永新尉拙於政治太守某有貪名行邑覬覦之而炎不悟旣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鏡中影炎乃和而復之後因民訴受賄遂按炎以法炎復作詩云早知太守如狼虎獵取膏梁以啖之豫章書

景定辛酉豐人俞松澗知臨江軍見江東渡頭水漲溺死十

八人并舟子亦死俞能行符咒事因遣卒持符及官牒勾攝江神卒怖默禱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子第去明當自至卒歸報明日俞坐廳事至薄暮冷風颯然見一龐眉皓首著白衣者至云溺死十八人前生結黨爲劫盜今數盡受殛耳俞曰舟子何辜曰此人正賊渠也公但知陽世事冥數注定却無錯廣信府志

宋末殉義之士接踵而信國公皎潔如秋霜烈日能使人人慕服或代之死或從之死或勸以死或痛其死據所知則詭稱姓文以逸公而寧就戮者趙時賞也自詭爲天祥以冀免公而就烹者劉子俊也以死相從間關不捨而竟先公死者杜澣徐臻鄒瀉諸人也謁公燕獄勉以忠孝白天下者善鼓琴注水雷也憂公之不速死生爲祭文以速公死者王鼎翁

也傳公獄中朝夕給薪水併負遺骸歸葬者張毅甫也時時
哭公又慟哭於西臺為哀歌以竹擊石竹石俱碎者謝臯羽
也雖公之赤腔可裂示天下亦其精魄能感愴人而盡欲成
就公且愛慕公而不能已已

監懲錄

王炎午有友彭逢達字元觀授徒吾里嘗悵惘如有所失且
日以卻酒肉告神明為事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母復失
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婚使能挾策四方皆母
廢目中所為者今且十二年矣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
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悽斷一日來告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
衄而左目明未幾右亦如之君每為余有母喜且為吾母失
明惜敢不以告某曰盛彥螿螿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
廢目為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於神

明有自來矣雖然日本於肝氣而養於腎水今以七袞之年
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遇衰明恐其暫何不
亟歸使母識子遂取果餌納之袖而亟之歸又四年而達永
感矣嘗證之醫率怪不信知非藥物所可及則又反復求之
而後知夫人之賢與達之孝固有以臻此而天人感應之際
至矣

吾汶藁

今人知文山之死不知文山弟之附元文山與弟璧同舉於
鄉同登禮部正奏名平生絕相驩無芥蒂宦跡亦畧相同而
於宋元興亡之際兄弟用意乃絕相反帝昺戊寅文山以樞
密開府潮惠之間璧亦以戶部侍郎任惠州是冬元兵入廣
文山被執不屈而璧以城降文山執後繫頸繫手足備極艱
苦而璧附故尊寵為美官文山不屈囚燕獄者四年而

壁以節守人觀亦至燕玩見之曰是孝順我的雖棣萼冰炭
代不乏人然不應弟文山者肯作孝順人也文山詩云兄弟
一囚一騎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使人扼腕所記古來當變革
時兄與弟俱不屈者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也
兄與弟俱投順者撫州太守王仲山袁州太守王仲巖也兄
不屈而弟投順者潮惠開府文天祥惠州太守文璧也同前
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直學士院權直吾郡鄧
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傳多
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備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楊東里集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
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爇

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
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
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字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
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
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
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景泰中賜
謚忠烈祠在今順天府學之右明邊廷實有文山祠詩花外
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王元美評曰精麗豫章書
進士第一堂在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宋文文山舉進士第一
因名板扉刻文山所書魁字方廣丈餘并祝辭曰燦乎紫薇
垣之傍爲星之魁書乎進士第一之堂爲字之魁捷乎庚午
之秋爲解之魁占乎辛未之春爲省之魁齊美乎丙辰之狀

元為天下大魁悟魁之義得魁之趣廬陵之魁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爾酒既清爾穀既馨惟吾魁其先賚其炳靈堂刻具存予按庚子辛未之魁指六一公言丙辰大魁文山自謂也車載斗量之祝至明始驗二百餘年予吉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二人會元八人幾於車載斗量矣同前

淳祐七年冬謝枋得偕同志關大猷等十七人會於鉛山之全相寺夜宿辛棄疾祠堂棄疾之孫徽在座時有疾聲大呼至三鼓近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呼曰稼軒歿後六十年平生志願百無一酬鬼神豈能無抑鬱哉枋得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寃言已寂然乃秉燭作文旦祭之稱其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之下弋陽縣志

至元間蔡元定裔孫希概希仁為路官撥入馬站戶謝疊山

為致書於建陽學師略曰昔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四家免租稅奉祠事黃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劔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餼者十餘口伏見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西山蔡文節公受禍為最慘子節齋九峯兩先生守父訓明師道孫覺顯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靖忠大節尊主庇民天下讀朱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脉如蔡氏者竊見黃文肅劉文簡兩家俱蒙褒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獨蔡氏不得沾澤豈非一缺事乎乞申總管府劄下建寧路特為分別出站扶持名教豈特儒家有所勸獎哉書上希概等得免差科同前

元仁宗時命江西行省進廬山圖桑僑紀事

豐城陳會子善同七歲能賦詩書盈尺字元翰林學士揭傒
斯器重之為賦奇童詩云奇童年七八文思鬻然生努力師
賢聖他年佐盛明

揭文安集

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
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以唐
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喻集為漢庭
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
相見言及茲事且俟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
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
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喞然遂即席告
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於天
曆年間以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

自誇之句蓋為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詩甚
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
因送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
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趨召至都竟以
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胡祭酒集

養蒙大訓豫章熊大年集陳氏經學啓蒙初學經訓小學禮
詩王氏伊洛精義饒氏性理字訓訓蒙理詩程氏毓蒙明訓
胡氏序古干文朱子訓蒙絕句孝經刊誤十書而為之者也
自三言四言至於七言而終孝經於教童子甚宜端本澄源
之書也然字訓本程達原因程正思之舊而增廣之者此云
饒氏所集不考之過也

楊東里集

說文學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聞之前輩言元至

正間初改書閣爲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夔夔書榜是時伯
温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爲上所知識日令篆書宣文閣榜
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夔書宣文閣榜夔言臣所
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温
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
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
曲成就之如此同前

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南翁之子
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
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序制作之全正譌以刊
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
之本意而不眩於俗不爲無助云同前

鄭和卿字伯安元季間以慕義爲善稱於鄉里利物不
惜貲鏹里人曾壽避兵出境求食爲邏卒所獲將就戮過其
門大呼救命和卿傾橐脫其死路逢一人仆地哀號詢知爲
盜掬去鬻產價金數十兩母病無計存活即依數代償之其
人感泣而去歲甲午大饑民相食造門求食者量力與之每
於荒歉寒暑中贈貧者以米鏹薪炭歲以爲常其路遠不能
至者遣人散給粟帖聽其齎取一無吝色有獲鳥獸鱗介鬻
於市者與值而縱之建昌府志

大村里黎坊有名黎一者元末聚無賴肆劫掠本里有潘誠
夫家富於財黎一劫其財又拘誠夫同其孫景至其家曰田
地盡與我則生潘懼如其言立賣約訖引誠夫同孫至東十
里水際殺之一人臨死時曰當訴於閻王自後夜寂時二人

之靈常器內灑血滿地或呼黎一名或託禽鳥之聲號哭
遶屋而飛自是其家災禍迭興黎一死於賊其子黎得玉黎
得祥皆病狂持刀自殺子孫絕滅無遺田地盡歸他人天道
報應有如影響同前

金溪羽人查居廣臨川人少入金谿望仙觀受度為道士從
廬阜黃尊師石翁學為詩後得楊推官仲弘七言今體服其
雄浩又得范太史德機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鈔口
誦期與之俱化因索其詩西之清江百文山求德機之廬而
卒業焉德機定其可傳者五十餘篇序為學詩初稟與杜原
父孫履常揭曼碩友善所交多畸人靜士雅嗜佳山水杖屨
所歷攬結奇秀資之賦咏柳道傳為作墓表謂當時詩名與
廣居上下頡頏而余最善者危素太朴王漸元翰揭車子舟

四人為江右後來之秀云

元詩選小傳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
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蹟輕清
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為信
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薦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
也已虞伯生集

孫蕙蘭年二十三歸傅若金其綠窗遺橐世傳誦之其漫題
二首云窗裏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
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又小閣
烹香茗踈簾挂寶鈎燈光飛出頂釵影倒沈甌偶捧消春困
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鳳輝樓輟耕錄

曹州人馬事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因爭家財詣官

王凶婦竊得日計命所厚總領索其家金酒器婦一一從命復慮事後有詞乃殺婦滅口改授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總領於和義坊下見前婦以手批其頰隨發癰不三日死臨終時云官亦須來對証踰數日有二騎梭帽白衣自城外來直至廳同官見而問之對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不見知事先患瘡至是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回文便去對証遂囑付家事踰時曰文書已有言訖而死監懲錄

趙由儕南豐人虞伯生曰與儕有千載世外之交信其內行淳備故知其事親者非止甘旨之奉溫清之儀而已臨川吳草廬先生讀其述祖思親之詩而嘆曰直哉所發哀而不傷此古之作者非常人所及也虞集學古錄

黃覺經字一真南城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求母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風冒雨備歷艱苦凡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至治中旌表門閭明一統志

雩祭請龍王理也天下之所同也而請龍王夫人則罔也高安之所獨也高安含陽橋陳氏有閨秀名金姑從外家歸過龍王廟而墮釵遍尋不見禱於龍王曰有人還我釵者吾嫁之須臾釵在懸旛上女喜拾歸是夜無疾而死明夕托夢於其母曰吾已為龍王所娶矣言出我口不能辭也但念無以酹母此間耑轄霖霖有癡羊數百頭皆雨卒隸女燻下以後值旱鬼來肆災當以告我我即揮之來救以此為誓斷不爽言於是陳人塑其像於龍王右呼金姑為龍王夫人高安縣志戴石屏未幾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

一日思歸詢其故告以曾娶妻妻白其父父怒妻宛曲解之
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以詞遂投江而死詞云惜多才憐薄命
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仍寫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
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人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
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右歸安縣尹楊景行字賢可號
吟窗言此事失其婦姓名吳中蔣堂識蟻衣生曰楊景行太
和州人即楊文貞公之祖也入元循吏傳 豫章書
元季清江有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淡晴綠道
人晚歸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烟
開月色照綵服又危學士素嘗與范德機秋夜同步德機得
二句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
鬼作遂不復綴筆 臨江府志

豫章鐵柱宮井中鐵柱相傳為許旌陽鎮蛟之柱歷代名賢
多有題咏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
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者萬事謾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
旌陽子正言反應詞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
化作鳧翁倚柱歌點石神功寧復得沈沙遺戟不堪磨汾陰
鼎鼎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期劫外下騎黃鵠
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為旌陽
之物故詩意皆設詞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
虞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胡祭酒集

西江志卷第二百六

雜記三

明太祖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及之而已按孔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園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為瓔絡挂於角上鏤金為花鞍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偽漢有鹿園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為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攷也

寒夜錄

善以家屬不完聚召詣御史臺受違制之罪既畢丞相大夫

指一室以授子俾得朝夕寢處其中而便醫藥焉先是善受東宮命編春秋諸國本末已完未進而有所罰是日日方中從者布席訖方命醫進藥醫者請曰吾治瘡之法必先調末以傳而後用膏以貼其序不可易也至於傳藥之際其寢必伏其處必平不欹不側藥乃不傾而吾藥力之行庶乎前後左右所至必均予初聞其言有難色焉未幾醫者執藥以進善方即席而寢若有神人執春秋一卷以俟曰此子所編之書也予受命與子對讀字有差訛隨即改正彼用藥是醫者事子勿與知焉可也善初聞之肅乎其有臨也徐而讀之翕乎其有合也少進焉緝乎其有繼也久而習焉疊疊乎若有所勉也忻忻乎若有所悅也瀏瀏乎其若水之沛然而不可禦也不知其為寤邪寐邪抑非寤非寐而在寤寐之間也曾

未幾何而一卷之書畢矣蓋一日之間醫之換藥者三神之授書者三凡歷四日而醫之用藥以傳者改而用膏以貼善自是不復有寢伏之勞而神之授書亦不復至

朱一齋集

臨江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原父至譏歐公不讀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達稱曾侍郎得之張司成美和曾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史蒙金帛之賜曾為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決是否二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上幸鍾山撰甘露賦獨見稱賞嚴陵徐遵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為舌一以舌為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其後皆為耕農無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性理諸書又備群書備數傳於世洪武中以十才子舉後致仕

歸高皇親漢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員外克文鄉
進士堯文其後也 河上楮談

劉紹字子憲自號緯蕭野人新城人年十二應童子舉鄉先
生張萬里試以歲寒三友詩紹援筆吟曰君子虛心問大夫
梅花何事不稱呼梅花細答松和竹識得調羹手也無諸老
異之洪武中兼應奉翰林文字與宋景濂徐用之諸公為友
致仕歸自治坵壠題其碑曰詩人劉紹墓 建昌府志

陸文裕外集紀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志載朱善廷
試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乙丑則程以
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
洪武乙丑榜第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
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

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
亨泰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蓋據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
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
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
丁丑則陳郊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狀元丁顯
載通紀憲章錄最明若花綸則第三高皇帝以三絲墜地之
夢并丁顯練安與綸俱賜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
已於前練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坊而
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丑狀元六月再試蓋
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
宋琮等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郊為第一中原西北士子俱被
黜落咸以為言上閱所取多南士心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郊

等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一故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日辛未再試而以郊爲丁丑克忠爲辛未皆誤也郊旣下獄止應以克忠爲是科龍首按楊太史丹鉛錄又云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攷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壽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二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爲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輩傳疑要非一人也

河上楮談

清江姜璜里彭良甫其父珩游荆襄客死遺腹生良甫母任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遣之襄陽收遺骨得柩至舟中

夜夢珩覺思像焉寫其容置柩上朝夕瞻拜及歸母見之絕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詠歌之

同前

臨川聶大年爲仁和學諭後以修史召至京卒其詩在國初頗爲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林寒木葉疎寄語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

撫州舊志

楊文貞公士奇洪武中贛守辟攝石城學事夜半讀書鬼一羣借觀學印士奇叱之明日開匣印無有也及避匿武昌印乃復出

石城縣志

劉毅鳳陽人洪武間爲鄱陽令頗清白自持忽爲同事者誣以贓被逮僅與妻米三升訣別遭風舟覆溺死妻聞之亦投

井死士民憐

饒州府志

房殖洛陽人洪武中任浮梁知縣貪暴無恥惡迹萬狀民不堪命相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

豫章書

磐谷周所立先生善口辨能詩文跣跣不羈今所傳偽漢上樛文是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為陳友諒守臨江與周詞賦往還頗密後子靜與太祖抗于鄱陽被殺周哭之以詩曰綠錦池頭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死檀溪險鸚鵡翻成鄂土墳蒿葉蕭條生夜月棠陰迢遞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蒸鷺餅餡時文采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濤變金鳳翻從澤國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後以臨江十才子同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黃體方徵入京師

練中丞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

河上楮談

新淦白羊嶺有李王廟嶺麓有橋橫亘一木過者以繩絡之火即灼可以然薪

臨江府志

大理卿胡閨女郡奴閨不屈上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時郡奴方四歲母縛被刑郡奴入功臣家為婢稍長識大義恐被污髮至寸即自翦去以纍黑汚面禿且垢不作人形至永樂二十一年遇赦行乞歸誓不復適人不處家依所親王婺居年五十六終仍處子

甘露

園集

永樂丙申九月二十五日夜何文淵經過東岳廟忽見橋南蓮池中紫氣逶迤而起漸高約五六丈氣中有旗一人物擁簇望北飛騰而去不知何神也

建昌府志

梓源李圓孫有子以事忤觸明日圓孫欲入州訴之行至黃沙坪衆勸之反乃拜天訴子及抵家以元詞焚竈中未幾其子往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破裂如絲同前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背上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鍾屠者宰一豬前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順見之云汾上續談

永樂怒練子寧不屈誅及十族練有一妾一女就先生于金陵先生一見泣下不止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生死俱發浣衣局仁宗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淦有練小女戶云今三洲有村農姓練其遠孫也羅太史洪先過三洲訊之因哭以詩曰三洲煙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泪下頻破塚有山歸別主遠孫無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身莫為

英雄倍惆恨天涯多少未歸人

河上楮談

永樂間趙城人賈宣為浮梁令陰狠貪墨多結黨與民情不論曲直輒梏于獄而楚毒橫加得賄三分之一宣得其一與妻子一與其黨莫敢誰何一日載邑民熊十康于舟將沈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送臬司財貨分散置之極典會赦得出復不悛巡按陳憲褫其職為民歸鄉暴卒豫章書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郎君已入室矣其人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年婦所欲隨須即至婦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問其姓名則曰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一日忽語婦曰吾久僭若家不可不會若親與鄰其婦謂難于治具曰若但以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從其措諸親鄰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

事至期肅賓以入供張甚盛第聞聲音而不見其形狀久之
觥籌交錯謔浪相加賓衆盡飲極歡而罷次日親隣仍酬請
無不赴飲盡歡蓋人亦愛之遂忘其為怪後數載忽流涕語
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也
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婦歿
儲五年糧者亦預知其期也 續耳談

清江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村塾見案上對一聯
云墨落杯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玻璃
問誰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公大驚異後朝廷欲選
一女學師時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中數年一日題老婦
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
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為夫

人厚賚而遣之

臨江府志

洪武二十六年萬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以識字婦女起
取授尚功局女秀才後以疾還鄉又有龍玉英從夫陳泰圓
任北京中都左衛千戶少孀居欽差內官劉智以識字婦女
起取亦授女秀才洪熙元年封大樂賢母 袁州府志

監察御史曾鳳韶妻李氏鳳韶聞建文之變刺血書憤詞衣
襟上謂李曰我死勿易吾故衣又曰吾與汝俱死乎妻曰諾
鳳韶遂自殺妻守節被收不屈死 甘露園集

溫寧石城人素有文譽永樂庚子鄉試入首場出錄其文示
人無不元之者及次場鬼竊其頭巾不得入比晝頭巾復還
巾箱也後場中果擬元以不得二三場而黜 石城縣志

寧都丘陵居龍華山山有潭隆嘗就浴一日晨往過午不歸

其母往視則鱗鬣遍體云將化龍向母叩別母號泣留之隆
曰可持兒平日所臥草褥至就潭洗之授母曰有病者以莖
草燒灰服之即愈盡此祠可以贍母天年也俄有雷電晦冥
遂失隆所在時永樂間事山中人至今遇旱輒禱之曰丘王
龍神 曾倪述

李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為御史歷官翰林其人言動舉止皆
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市市中男
女雜還簪履幘集會公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嵌
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公語左右曰此釵
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
安用此釵為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為樂足矣釵當畀
我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比

驗相符即還之已而千戶妻使人持釵見比果肖公從篋出
釵交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公固卻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
妻告之故千戶乃具禮詣公致謝公一無所取千戶曰固知
大人守嚴一介不敢求納但今所覬中有真血蝎者乃異方
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存之以活欲
死者亦一陰德也公乃受血蝎謹藏之無何公以上疏忤仁
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瓜折公肋拔出肋骨琳琅作碎器
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公必死會泣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
千戶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覬血蝎存
否存則骨肋可續命可活公家人歸取持以傳創處其痛楚
立止不旬日痊愈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
血蝎之力不少矣夫當歸釵時公豈望報耶然竟獲報若此

則天道也

江盈齋集

敖清江曰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叅攷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功於易學

新喻縣志

易元迪百丈峰下人永樂中為本邑吏縣令辛庸輒為其所制六房之務悉由元迪家造新舊二居規制擬于官府土石木匠之需皆取給于眾既落成召高道者建醮伏章良久始醒語人曰適進章于上帝即付三官較批云奪萬民胥怨之財祈一己方來之福速令火德將軍往正其罪言未既燭燃神像其廬盡燬

同前

正統間新淦鄧舍人名學耕生而靈異及長耿介正直鄉邑不平每就質咸服其公尤恤貧樂施一日忽中堂迎拜若有

所見云上帝敕耕為水府舍人遂沐浴卒鄉人刻木祀之本境監軍廟水旱疾疫有求輒應

同前

敖毓元幼不善記誦父剛數加箠楚毓苦之嘗走匿于頻江祠張平子座下是夕夢神與之易其心腹詰旦歸凡前所讀皆能成誦父詢之具言其故遂得博究羣書工吟詠

同前

盧閻侃自蜀歸舟至李渡李渡人熊士昇請為作英祐侯廟碑文夜宿舟中夢侯來謝攜手指山間古琴曰此琴非高人莫與子寶之次早攜一板登岸行三里許一老嫗看乳鴨數十而薄橋橫污泥中為鴨上下者即琴也以板易之歸視中有盧氏家寶四字乃增以金徽玉軫朱絃繡囊按琴譜有盧琴為希世之珍今子孫猶世奉為家寶焉

河上楮談

余鄉大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宋咸

熙間死為神立廟元時以其子祥叔合祀本朝嘗遣官諭祭
公永樂中屢著靈異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相
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人求寄一貓重千餘斤舟人難之公
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所在舟至洋洲舵淺不進
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貓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
問客舟貓所在舟人怪訝家人云昨夕吾翁夢報我因共曰
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貓後不果來豈即此也因共從舵
尾索之貓繫其上又客舟載芝麻江上舟忽漏然隙不可尋
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
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成祖北征見有神從
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天王今其貓在廟門之右大
可盈屋又有靛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無葬我第

以靛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叩之無不響應于蜀
尤著云同前

淦有鄧姓者居山中族大而富相傳其先世喜延接青鳥之
術卜地得道旁池池為大姓所有度不能得乃收布數百匹
故覆之池中詣大姓借宅曝之因貯其家而去久之往取已
為貨之殆盡矣大姓乃以池歸之鄧實土其中而出其水葬
之日掘池數尺得一石匣啓之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為家人
壓其足仍置匣中以葬家遂繁盛其最富者足少跛今呼其
地為石匣池云新淦縣志

百丈峰為王葛二仙修煉之所子夜嘗有燈自天而下懸映
半空每由一至十逐隊游移令人瞬掣有謂仙鶴雷壇為神
炬鬼火者有謂危峰疊嶂為寶光噴薄者殊不可解同前

正統戊辰秋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宣聖殿飛石不到

建昌府志

天順間信守金銑廉幹有異政嘗視空作迎仙語會早為製金盤一具步至三清八溈龍潭故事祈者持物往禱于潭中獲鯁蟹蟲魚之屬即歸致雨以為常公謹謝曰吾不爾捧盤默祝此來必求現真龍身然後返少頃波湧丈餘浸公身之半公不懼倏忽有物爪其金盤去公謝起行果大雨

廣信府志

永豐孝廉劉崇慶雅好禪理每晨起持大準提咒寒暑不輟垂二十餘年晚授魯山學博一日臥病見室中放白毫光現大準提相者數日將逝惺然見菩薩出一白物如滿月恍示

以接引之意劉遽起趺坐誦大悲咒訖而逝

同前

信州鉛山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亦化為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濕土能生金石濕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

夢溪筆談

正統丁卯春貴溪儒林坊土地祠中三夜有聲皆云劉沫中解元及秋果驗人謂土神發語也

廣信府志

舉人吳野自幼寶愛一硯鐫姓名于上天順甲辰會試場屋災野持硯斃于鐘下火後以硯故知為野也詔葬諸燼骨刻石塚上曰天下英才吳野等之墓先是陝西有雷澤者夜遇女子于途攜至館相與甚密同舍生覺而詰之澤以情告抵暮女謝去澤挽之答曰吾乃仙女與汝有夙緣故來相就今

期已滿且事泄不可留也澤曰子既仙寧知我所就乎乃引至一所見一紅榜無澤名賀焉問之曰久自知第一名乃吳野也又指一榜示澤曰君與貴溪鄭節聯名女遂去後禮闈災節從牆而走三躍不能踰遇澤曰爾何人也對曰貴溪鄭節曰是我同年援與俱上後果聯名與節道其詳則火榜狀元之說信前定矣同前

天順中寧都大旱縣令白良輔齋宿禱于城隍夢神語曰必得靈山寺廚下僧乃雨白如言詣寺覓之僧不能辭遂研墨水數盂投水中須臾即雲起大雨如注水盡墨色蓋黑龍精所化也僧亦異人哉贛州府志

信州周氏婦賢而有才其翁周才美令理家務付與衡量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請辭問其故曰翁所為大傷天理妾不

敢順翁以逆天翁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婦曰未也所用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用入者今用出前用出者今用入以酬前日過取之數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

少年登科

寶訓箋註

李梅軒先生嘗言有一婦甚孝於姑成化間大歉婦以銀耳環與夫糴稻供給其姑時稻主設齋酒而後與之稻其夫腹果甘于飲中途酒酣假寐道旁為人竊去夫回婦問之答以有待明日復問之不得已道其實婦勿堪投池水死姑臨池哭曰吾婦孝今死矣吾無望矣亦投而死夫自外歸聞母與妻俱溺又投而死一夕天大雷雨既殛死竊稻者又掣至池上兩手拱其擔跪向三屍若生身請罪然惜乎日久不記姓名志其事以為世警

建昌縣志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飢冬予應入粟往賑例明年三月還
至謝埠舟人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轉熾予以錐刺
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瞑目果奄奄若入
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目遂開覺
舟之窮蓬壓若篙足之垂而陷者宛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
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送它一陣好風
言畢篙足舉蓬遂起頓覺舉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
為之動經乃以數蓑壓之蓋自己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席皆
濡漸覺少甦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上過祠下進謝今越十
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事丐同年都昌尹前監察
御史王君廷瑞為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貺

集

羅圭峯

吳孝子名駒字彥驥南豐石油里人讀書通大義頗工詩父
潮宗授政和令改海陽令宣德丁未傭里人孫某給力其家
一日里胥彭文杰曰孫某吾籍甲也誘而縛之潮宗覺率諸
子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孝子自詣曰死文杰者彥驥也令
難之孝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況殺人者實彥驥也令憫
而代之孝子曰侍父獄中猶荷杖以立父出獄後二載會有
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行至淮安病卒年六十一矣

集

羅一峯

黃景隆由吉安通判同知遷知府性殘酷巡按劾云淹禁凌
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
人上詔曰豈屠伯後身耶命刑部及錦衣衛會同撫按三司
鞫治閱籍致死者實四百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禁死者百

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
罪械至京下法司議之尋死于獄 豫章書

太公鈞渭代傳覆水之辭翁子負薪室有後車之載窮達遲
速難可預定至結髮之歡中遭厭棄如二公者尚爾況其下
乎鄉先達中丞敖公宗慶新喻水北里人少寓思南家貧績
學婦屢求去公從之未幾入郡庠舉鄉試婦再適郡胥窘如
故公入庠時過婦門婦竊悔之及領鄉薦還郡鼓吹迓公婦
見之悔恨逾甚是夕自經死公後娶今南京兆羅君繡藻女
兄閨闈甚睦夫不忍一夕之約而絕百年之歡婦之死晚矣
乃敖公貧不廢學勇不溺私卒之身與名樹立烜赫與二公
相望而三偉哉 河上楮談

馬榮高高安人正統間得茅山妖術能魘魅殺人鄉人憚之

知縣陳璣捕而杖之無所傷視之庭柳方尺許無皮矣再杖
之陳妻號于內衙蓋寄棒法也陳怒甚殺狗厭之囊石灰塞
其口鼻氣始絕後人祀于獄中號曰馬公郎主 瑞州府志

成化間贛人郭日和催秋租適瑞金縣村有虎赤色突然而
至僮侶驚竄日和怖戰踞地虎旋繞久之顧無咆哮意日和
強起舒步虎復隨之乃語之曰爾欲偕行乎人禽類異若驚
擾間并懼不汝全也虎弭耳若聽受者遂隨之至所居謝坊
為鄉里道其故觀者如堵自是去來無猜犬豕相狎或夜臥
榻下日和壽八十四卒卜兆萬安縣虎復送其窀穸未幾亦
斃子孫因葬之墓旁號虎墳 張尚瑗石里雜著

趙壘字允用南豐人樸野有詩學動必倣古為庠生嘗讓貢
于後進羅一峯作詩以美之云老儒興揖讓俗事正紛紜東

曾垂名教南豐得此君許身齊稷契清夢見華勳翹首盱江
上軍峯秀不羣

羅一峯集

陸化淳以薦起授贛州守意不欲行監司促裝甚迫勉就道
以田廬分授二子區畫既具語其弟孝廉化熙熙曰兒方弱
齡當勉之讀書胡委之以此淳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謂仕
宦可以肥家授此以杜其妄念耳復以一緘授恭人周曰須
有急乃召叔氏同啓視既抵任病革爲書召化熙熙至化淳
已歿乃與二孤扶襯歸橐如洗虔人巷哭傾城既抵舍請所
遺周恭人緘與虔邸遺筆寓弟之書無毫末異者蓋露冕經
歲不名一錢云

瞿汝稷謨傳

袁慶祥爲諸生時讀書虛坊由龍門書院渡江月夜舟人聞
水中鬼云明日壩上姓劉人過渡我難當脫內一鬼云劉同

袁僉事來渡恐不能害將晡劉姓果至袁隨後共渡風濤大
作移時舟方抵岸舟人率劉姓謝袁且告之故後慶祥歷事
承運庫上疏言利弊逮杖八十及半幾死昏在地半晌聞空
中鼓樂聲一紫衣金帽人以笏指曰爾勿憂爾祖袁方智陰
隲到矣移時而醒弘治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遂疏乞休部
臺留之慶祥曰爵位前定不可強也遂致仕

零都志

張文質字中孚初寒素時于郭東旅肆偶獲一囊頗重意人
遺金守之抵暮竟無人至乃命僕攜歸啓視果白金五百兩
翼日仍至故處候之忽有老叟逐一少年散髮血額倉皇入
肆公詰之蓋遺金者之父疑子妄費欲箠死驗金數相符遂
悉還之其父子欲中分公曰吾利苟得則不于此候爾矣公
之子昇後登成化己丑狀元

建昌府志

吳琚字時用號止庵弘治間人居南城少受學洪公士德志
向即知慕古終日簡默有言人之短者公不答徐曰吾輩莫
亦有此人多愧服有詩名時有司鄉達咸造其廬性安恬淡
嘗有詩曰若教風遞書聲去恐惹人將物色來

嘉靖郡志

南安府大庾縣玉池坊最高弘治庚申大水坊亦為所浸識
云水浸玉池蓮南安出狀元明年郡人劉節領鄉薦第一

林

高明號五宜由南京乞恩終養舟行至安仁將入信河先時
三月不雨灘乾幾竭將以翌日易小舟是晚無雨夜夢吟詩
云寸草心誠處乾灘水漲時覺則舟人忽報水漲舟可行矣
更遇順風人以為異有詩云旱魃為殃近半年信河灘涸不
通船夜來無雨漲三尺不是天然是偶然

貴溪縣志

高明再起征閩自清流歸晚行二十里夢樹杪旌旗三五對
路傍朱衣三十餘人一朱衣詣前告曰林大人送至此告別
覺來未嘗留意夜至皇華驛又夢如前始覺而思之蓋清流
有廟神曰樊侯者林大人樊字也作詩以紀其事

同前

高明年六十三預畫八卦於堂壁明年忽一日嘆曰予大限
足矣贊其堂云懷思堂上懸八卦列西東八八六十四與我
壽數同平生窮此理數寓理之中密密自存省今日始收功
蓋棺事已定樂哉五宜翁作引柩輓歌云執紼行人謾謾歌
細聽無奈動情何儻來富貴眼前事浪得聲名耳畔過今古
已更新世界乾坤還是舊山河英雄後輩催前輩如水滔滔
再返麼明日沐浴焚香作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
入瓊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親朋莫漫猜端坐而逝

同前

賈溪鳴山之夢靈顯於天下即如正德間郡守某來山夢對
曰棘院九秋三試榜薌溪一邑十人登及秋闈報捷止八人
已而福建四川報至各一人人數悉與夢協主事裴近夢神
語曰江西一省不中汝即中自謂無中理矣遂以貲入監已
卯宸濠之變江西罷鄉試而近舉于應天 廣信府志

正德初黃綰政治清簡見胥吏多暇日時課以小學書晨夕
講誦綰臨行或贈以詩曰民當教後渾無訟吏到閒時也讀
書 同前

松江張黼嘗夢登第在狀元前覺而嘆曰豈有科名先狀元
者吾待在孫山之外矣及是年會試黼名在十五費宏名在
十六又湖廣劉良中景泰丙子鄉試已十赴禮闈而志益壯
夢神告曰汝費宏榜進士也凡赴試必求其人久不得至是

相見甚歡廷試宏果首選良中三甲第八計二人得夢時宏
猶未生也 同前

費太僕于嘉靖辛酉五月十三日夢詩二句萬里河山下三
字失記對八窗霄漢夜玲瓏是秋領批進場時例在按院前
識認同試者八月十一夜點名忽聞段按院誦自作中秋詩
云萬里河山下三字仍聽不見對句八窗霄漢夜玲瓏公果
得雋後以問段公公大駭因誦其詩曰萬里河山秋寂莫云
云 同前

封禁山有蜘蛛大如椀吐絲如繩間有色白而放光者土人
嘗見而不敢攫取 同前

陳師仲令武義民徐順父死不知其仇師仲宿城隍廟夢神
以荷葉盛條示之及鞫書荷條二字于案門吏驚愕師仲因

嚴詰具以實吐曰殺人者妻姦夫何韜也遂伏其辜陳師仲鄉賢錄

零都烏石沙圖溪水環其四面外則石山屏之中有洲長二三里廣半之白沙平鋪若玉屑焉欲見圖者先宿齋戒圖出或天文卦畫山川鳥獸花木城郭宮室變換不測其來無首其去無尾方以智物理小識

明時虔州廉泉旁有井曰三潮故名三潮井同上

寧都王化成名瑞麟資性英敏正德中太守試諸生出句云五馬諸侯今日到瑞麟應聲曰六龍天子幾時迴太守悚然異之後膺歲貢王瑞麟文集

王文成征三泐過龍南銀山廟神忽降言有我助都堂三早霜之句時暑月興師因戒軍士具綿絮抵巢而霜降賊悉就

擒名山藏

正德辛巳有鬼號于白芒洲曰屈屈狀元江汝壁後江中二甲第一廣信府志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嵌空岵嶸余以丁卯北上南宮登焉閱蘇文忠詩序謂山下有巖洞江濤流轉觸而成聲又謂上有魚池今廢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吳明卿陳于韶二參伯詩明卿云楚客登高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市萬壑松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鳥輕帆挾雨帶飛龍俯看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戍烽于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稜層傑閣隱芙蓉雲摧峭壁愁黃鵠雷起陰潭上白龍楊子暮潮搖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峰乾坤今古雄天塹却訝南州有戍烽一眺蒼波萬里流東南吳楚

坐中收峯高鳥鵲凌寒度水闊鼃鼃吹浪遊落日倒翻河漢影斷虹長挂石梁秋天涯憔悴誰能醉芳草浮雲處處愁時吳以南康節推游陳以豫章參伯西歸芳草浮雲殆有指也余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丘使君之請為文以贈蓋余初不相聞而蜀有覲者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余感其誼賦詩謝之于韶答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堂芳訊忽嶙峋豈云問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陽春舊游竟阻登龍會慚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在豫章吏事精敏每文牒旁午一一按閱批摘如神諸胥吏咋舌不得出一語其歸也意或為忌者所中云

朱秉器集

臨江為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龍為怪一

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中民家有石如假山置屏間皆龍石也石色白文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不以為異

同前

新淦前輩傅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壚少女心竊慕之是夜二鼓有叩門者未及起眎門已自開見一鬟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傅心疑之歸取一劍挂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傅親言怪語音容止與人無異但舌冷如冰及門自開為可訝也

河上楮談

吳文端公官至大宗伯學士不許子孫衣綺羅見童子試週斑衣用錦者裂之公次郎好馳騁不得公歡值覃恩當再蔭公自題請曰臣次子不才不可以蔭願移封一代終公身不

許次郎見面凡元旦壽日望座叩拜而已其實次郎有才公學古人尚德抑才若此公為世宗契重每稱之為大宗伯重臣山在禮部堂上兼攝四印敕許四俸並支代行郊天大禮最異數也歸里謙光倍常朴素無驚于俗所居湫隘仍故其門人為之監少保第廳事不旋馬當其起監後堂基缺一角屬他人地公多金求買不與許以天井石上寄一簷柱而已今現存礫不墊地可謂得公子荆苟完之度矣高安縣志

梁鉞溪上人曾業儒以出考歸路次避雨野廟中歸而得疾死已葬訖猶在室中作話如生時聲妻傅氏答之即應只不見其形自是以為常每早則呼人起春耕秋斂晴叫曝雨叫秧人遵之則喜違之則怒至作字墨書于臺指畫于壁忽然有之不知其何自來其父方塘哭之以詩曰有形似可見有

聲實可聽出言明且盡作字草還真實錄也如是三年一日謂其妻曰我去矣妻問何往曰之德安自是絕響五十年傅壽九十一臨終之前數夕夢鉞立于門外堤邊以手招之曰來吾接爾傅心知之矣二子曰南曰北南生維新中崇禎庚午鄉試維新又生三子幼吉以文章名同前

蛇姑嶺在鄭港與西山為鄰相傳有一農子僱于某家為工性好浴主人賢之贅以女久之竊窺其浴坐水成蛇女問其故工曰子見之乎吾將去矣女泣曰吾父以妾身相託今去不相負乎工曰翁農家也設遇旱吾當為雨以報女具告父父執之工不對而走踰山如騰雲涉水不見女從之奔至鄭港嶺望嶺而哭淚盡血流而死其父夜夢見女冠帔言得為本山蛇神可以救旱自是試之每禱果有一蛇出就人人知

其為姑也以盒承之蛇緣盒盤踞其中歸而至壇壇中設水一缸蛇下盤就香案上偃息或下缸浴或見或不見或隱去半日一夕頃刻復來或有竟去不來者道士鑊鼓樂之燦盛貺之雨降足送蛇還仍以盒為輿禱曰升到山請降輦蛇自行出盒而去同前

汪鉉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在嘉靖七年二月抵任先是正月有塔山石前地方甘露垂綴竹松桐梅等樹鉉具奏稱為仁孝所感及賢俊登庸之徵是時張孚敬柄政故以貢諛逾年召還掌院事累陞兵吏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凡除拜必先通內閣交相賂遺京師有尚書十萬之謠虔臺行實

吾泰和舊有識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本朝一應於陳

芳洲少保循再應於曾松臞學士鶴齡三應於曾南洲學士彥南洲及第日人有詩賀云十回虎榜魁天下三應龍洲過縣前以一郡言南洲是第十狀元以一縣言南洲是第三狀元豫章書

吾古舊有十閣老九尚書十狀元之詩詩即不甚雅亦足鳴一郡之盛九尚書之中原遺泰和吏部尚書劉公崧此後泰和又增吏部尚書羅公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右都御史陳公鳳梧贈工部尚書安福吏部尚書王公學夔工部尚書王公學益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永豐增兵部尚書聶公豹吉水增兵部尚書毛公伯溫萬安增工部尚書朱公衡永新增禮部尚書尹公臺總一十一尚書云十狀元之後增羅文恭洪先總十一人同前

西江志 卷一百六
十閣老詩皇明內閣秉衡釣吉郡堂堂已十人東里後來名
尹直南臯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華解縉紳
千載貞元嘉會合天教諸老佐昌辰 同前

九尚書詩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直連

王槩蕭暉蕭禎并廣衡更有二劉 宣聯八座歷遷三部是維

禎滿朝金紫皆時傑盡是廬陵九邑人 同前

十狀元詩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中兼

子際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彥前有陳循并鶴齡

何事三元爭些子斯文顛望在明春 同前

玉笥山去邑城三十里山有九仙其夢徵靈驗與閩九里湖
大約相類余讀書虹沙時黎先生汝登每約予遊已又中止
一日又書來約舟輿已戒是夕余夢從先生遊至山半有道

者來迓共止一亭中設木案石硯各一又出一冊請余二人
題因告曰前有閩人遊此指亭前松咏之其時十月謂寒易
盡而春且至也黎先生乃留詩二余續而和之中有云江邊
細雨看花入陌上春雲傍馬飛因忽覺夜四鼓矣余呼友人
彭體升曰玉笥山之遊已矣及明先生遣人報輿夫中夜爲
蛇噬足不得行因以夢復之次年戊午將放榜移舟候之夜
半風大作質明微雨余乃從江上赴鹿鳴體升因來詫前夢
之異且賀曰春雲傍馬殆來歲事邪次年余下第還至戊辰
成進士蓋二句先後十年乃應又業師周先生易才名藉藉
乙卯下第後往祈夢夢入縣城觀春主人陳氏者肆中列一
香筒甚大問之云此被中用者因行至縣見衆人舁一大案
余坐其上見先生不爲下心怪之又行見余表弟鄉進士吳

子明據一甕以飯為道其事子明曰爾無怪爾不聞縣尹所
出對耶問之云青出于藍會見鵬程萬里下句先生笑而去
及歸乃以夢告余且賀曰昨曾生惠一香筒宛如夢中者茲
已應他可知矣戊午余中試子明以是秋補廩生飯謂廩也
河上楮談

百華寺有讀書臺陶桓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為井寺
僧云往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公麟占禮魁
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戊午又黑余復
忝竊桓公母為塗人第不知桓公曾寓此否也池真偽尚未
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脈偶然不足為異也 同前

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程
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為基鑿池十畝餘架

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
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脈真殊不可解後程改
蕭姓相傳第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解在庠
之左公割讀書臺之半為書院其中是歲產瑞芝一叢頗盛
公出以示予嘗作問芝一篇蓋為此也 同前

歐陽闕字崇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
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文成不
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沉思
有悟兼長詩賦童庶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
賦之屈宋也後為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
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為文
敏而瞻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

調護盡力沒則棺斂某子以謁選稱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于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收責也色彌蹙公收淚曰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遇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遠近傳誦其義 朱之蕃湧幢小品

費民益名懋謙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世為鉛山人自文憲公以龍首當揆文通繼起鉛山之費遂為西江甲族民益以貴公子顧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喜吟以蔭入為御史臺都事鄉人楊懋功祠部郢中陳玉叔大理時俱以詩名燕山民益間就為社會已為南左樞參軍青溪之社民益實首倡之又從樞府第構籌筆軒客星槎滄茗焚香山人墨客延接無虛日閩有王山人者善寫梅民益即從作梅金陵陳子野善墨竹民益即從作墨竹晉江黃孔昭工山水民益即為山

水皆得其意

河上楮談

臨郡昔有讖云金鳳洲連丞相出烏龜石轉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昔袁贛二水會于郡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贛江之水自洲外瀉而入大江矣龜石在郡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立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云波光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正指此也然南宋偏安不足當天下之半黎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時也且元人亦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有聲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異焉然竟與讖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未盡完者與 同前

明嘉靖間荒旱雙抗童子灌田以桔槔一老僧過曰但指我

鵝籠峰去路田自有水耳童子信爲然導至絕頂地勢坎陷
林木叢翳有石如蒲團僧趺坐其上告童子曰七日後當來
視我童子返至田所水果泛溢怪之歸告其母母曰此山多
虎豹不可居況七日不食得不飢死乎明晨命童子與鄰里
七八人往飯之比至僧已坐化惟見黑蟻自首至心口周帀
盤旋鄉人咸以爲神作寺于茲山之巔肖其像稱曰蟻衣禪
師掌昆蟲之神云 馮詠詞源乘

甘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洪都洪都據彭蠡上
游素多蛟蜃嘉隆間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
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爲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
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
世居此數百年不意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懷土敬

徙之他所乃今一月不聞有他異今聲果龍也必當有靈某
兄弟敢以爲請約以一月中從地出如其不然或爲祥也亦
約以一月聲爲止某儒生無使久去其土日皇皇然靡所依
也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鄉使君登辛
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郎間爲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
婢爲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牀相狎去其中置架上
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爲動僕請善符禁者治之
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盃誦周易
辭入其室旦夕以爲常婢覺祟稍遠去因日三四往祟漸不
能隱其形乃聚僕夫揮劍入獲一狐重二十餘觔殺之後出
其婢爲農家婦亦無他 汶上楮談

嘉靖辛酉予鄉遍地皆赤民間粉牆一夕而楮鄉人洵洵襍

祀供齋俱變為紅天馬山崩一角中出螺數百甚至有斗大者可怪也閏五月二十五日廣寇至殺副使汪一中擄僉事王某父老言正德間華林賊出亦以閏五月是日殺周憲副周之子死孝汪之夫人死節二公可謂有子有妻矣

蟻衣生

別記

羅念庵大魁時年才弱冠其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幹此大事先生項發赤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為大事耶是日猶自袖書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論學焉

得樹樓雜鈔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

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眾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秦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歸震川集

羅念庵先生屢召不出聶雙江貽書勸駕先生答書有云若憐其早歲登科立朝再暮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彼學道半生胸中不能除狀元二字當屬自待過卑耳殊不知性分上萬物皆備天爵之榮固勝却人爵遠甚也

袁君弘妙貫堂餘譚

寧州某寺嘗有青衣美娃從西過東到一處輒止亦不為妖然僧惡之請巫莫能治乃跡其止處掘之有泉甘香清冽行處隱隱若溝皆泉路也怪遂息噫泉亦欲自見於世哉

徐世

溥雨稗新溫

龍翊永新人以上舍謁選京師直鄒忠介抗疏劾江陵廷杖幾斃一時知交親戚無敢近者翊初未相識為之躬負入獄朝夕護視人服其義

吉安府志

郭青螺為閩方伯初入閩界經峻嶺忽遇一猿扳輿不去公命縛之猿牽役衣裾前引至一山坑指某所畫某所若有冤忿者役還報公命如其指畫掘地果得一屍如生到任廉得殺人者置于法為人所殺乃飼猿人也

同前

隆慶丁卯水部張克文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斂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善故來相報水部因舁弟屍徙至野廟十有八日而甦水部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

新淦縣志

靖安素姓人能化虎為淫為盜久之父聞而伺其出覆盂水而斫令牌遂不能返形後有見虎前一足乃人手者曰此素某也衆射殺之嗚呼一念之惡明化異類書傳所載可為猛省而況學術以求之乎 雨稗新編

有某求夢於神曰已有牌在外其人出看牌曰折桂之步可期仰山之厄難免同來者皆曰仰山神為風雨之最惡者也子將來定鄉薦惟記慎風濤耳其後此生果得賢書於凡出入鳴葉之風半晦之雲不敢輕舟楫也一日與同人飲山寺既醉忽失是孝廉者寺內山隈徧不得報其家人相共復尋又經兩日忽有一人至墓間見一碑曰仰山處士吳公之墓孝廉此夢久已流聞此人因邀諸君同搜墻間無跡也一僧曰仰山向有妾柩寄某處試往則孝廉之衣一角在棺縫焉

漆緘如故衆莫敢開然不容不開乃白邑宰證而開之是孝廉者尚交其上死矣蓋與少亡者艷魂遇也獨何以入柩哉
同前

臨川周迪其父所延館塾皆名師也一旦迪逝去逾日而甦言至地府云云父初以為妄久之頗有驗者後頻如此一日謂父曰明年焦祝兩先生皆進士明年狀元某人焦者漪園竝祝者武功世祿也又數月謂父曰焦先生改狀元其先定者改後榜二甲矣問何故曰焦師以某事某事其先定元者以某事某事皆細行也明年焦果及第第一祝二甲亦成進士其父往賀焦述迪所見焦曰然誠有之是隱事也然其細已甚矣故曰勿以善小而不為也其所先云為元者壬辰二甲出身如迪言云 同前

萬曆十有六年春二月雨豆于豫章之北郭或黑或斑水之
則芽苗若原菽火之則熟味若銀杏乃正月霖至于夏四月
恒陰沍寒大水灌湖堤敗之既穀大踴貴米斗值八十錢民
廩廩莫必旦夕之命乃大攘奪吏拮据蕩舟大浸中導上流
之粟嚴內訌之法且賑且勞來旋定之民乃少安 萬恭洞陽
子集

湯義仍顯祖疏參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其詞云除參
奏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蟇給事而已伸號豫章為比部郎曾
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禱雨禁屠酤胡上章請
并禁捕龜可以感召上蒼故湯有此語可與宋時鷺鴨諫議
作對二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復同郡 得樹樓雜鈔

明燕王入南京城中紛傳建文帝自焚死鄱陽胡大理卿閏

與方公孝孺高公翔三人同被召皆衰服入見觸怒九族瓜
蔓抄戮最慘烈黨禁解後親族戍衛者始得赦還萬曆改元
有詔靖難死節諸臣皆建祠表墓厚加卹錄十三年又以御
史屠方叔奏奉旨表揚忠烈檄下本郡懸榜於邑之大門是
日大風忽起揭榜直上數十丈盤旋天際如素鸞翔舞久久
不下自午迄申始墮仍落邑之墀中郡人觀者以千萬計邑
令陳朝京紀其事嗚呼自成祖迄于神宗二百餘年而久鬱
忠魂始得復伸其遺烈所感尚能假靈風伯以大表其英颺
浩氣於中衢萬目天晶日朗之間一升一墮若有人焉上且
下之豈不異哉 徐芳懸榻編

萬曆中虔州孝廉司言貫者元日夢亡祖告曰冥曹考校文
行當及子矣然有軋之者秋時入省宜以厚幣餽臬司某胥

西江志 卷之百六
囑其填榜時聞唱八十三名司某姓名即振穎疾書勿滯呼
咬則得之矣孝廉異而識之比秋入省漫詢臬司書役中果
有某姓名者生飭篚往拜不遇則再往最後相值問故生以
夢告胥笑曰謬矣闈中舊例填榜是藩司胥爲政我何與而
能爲子生曰雖然姑識之委幣而去亡何僉寫榜吏時按察
使屬內大僚出者性卞倨與藩司忤爭于監臨御史監臨不
能決于兩司中各取數人試之擇其書之佳者胥竟入選至
期聞唱八十三名司言貫即振筆一揮而就主司遽曰止胥
曰書矣問書名乎抑止姓胥曰姓名皆訖主司曰數也蓋時
有副卷頗佳主司欲更之拆視卷姓名周似但書一司字則
固可改而爲周今書名無及矣生旣入轂往謝胥其言闈中
事如是然則名次前定也正副榜前定也寫榜吏亦前定也

夫彼此界在呼吸之間而生以胥疾書之故遂爲司不爲周
豈非天乎 同前

盧太常達初舉進士往看禮部榜遇同下第者見公神色閤
然遽曰今年主司大謬誤如君與僕且落第不知中式何等
人公唯唯久之知公已得捷乃大驚遙望而拜曰盧公德量
如此真吾師也 魏叔子文集

謝桓愨公詔八歲能文有經師張姓者設絳壽量寺夜夢祠
宇大廠喧迎都憲明發而封翁送公來學張默識之知其非
常人也庚午試于鄉中式者數已具監臨劉紫山頭泔而眩
語分校曰得無有遺卷乎亟索得公卷登榜紫山眩即愈所
居那井甲戌春醴泉涌出公遂成進士靈秀所鍾殆不偶云
謝桓愨墓志

同邑朱源人陳德素行兇逆居家悖瀆倫理好以偽鏹市易欺詐取利屠殺作活庚午夏謁金雞峰歸忽發狂走號以木架籠頸自言天神械我且自數生平罪捉刀自斷其陰鬻割膚體片片擲地不復知痛人亦不敢近磔裂殆盡七日方死遠近多往觀之謁神本以希福今更罪之惡貫盈而天鈇適湊神不受此輩媚亦更不爲此輩憐矣操刀自割神之報惡人若別出一狠手其誠衆人則固同一婆心也金雞峰在邑東南五十里上祠三仙靈爽最著

懸榻編

臨川曾銘西方伯誕前一夕父夢廳事左棟有物盤挂蜿蜒鱗甲爍目知其龍也旦日方伯公生因以棟名之後竟貴顯而壽同時同里王翁某家素封其商于外日惟踞門坐則貿易輒利多得錢或偶他往則是日必不利少得財還復門焉

而財又至人因號爲財星晚年一日晝浴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目翁爲牛精以其欲終故形見云

同前

巡撫楊邦憲爲忠賢建祠南昌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祠曳其像碎之建祠疏至熹宗已崩莊烈帝且閱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僞辭輒報允無何忠賢誅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明史彙

信豐縣有太子廟天啓時知縣蔡自強欲毀之命典史金都往馬蹄折乃自往輿復折遂止今血食之盛如故

信豐縣志

崇禎間陳啓新以武舉上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爲吏科給事廬陵有程品者吏員也謁選至京抗疏糾啓新其略曰啓新非參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

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推知考選語尤不
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參有風聞又有大
計黜陟法網不爲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
擯斥以示懲云云 吉安府志

崇禎丙子十二月婦翁鍾陵大司馬熊第霜後瓦凍數十重
屋瓦冰文盡成龍鳳牡丹芍藥之狀鱗翅枝瓣俱具夫人使
童子持數片示亡室自京山至東湖行二百里餘尚未融也
以紙印之亦皆成文余往就觀司馬公問古曾有此否余對
曾見春明退朝錄載宋滕子京守青州日一夕霜凌瓦上冰
紋悉成花鳥此正與同公問此書何處有余曰百川學海中
有乃取百川學海及春明錄視之果然公喜曰吾往病郎雜
學以今觀之無書不當讀也浮以大觥明年鶴臺太常登第

或謂此亦其瑞云

雨稗新編

崇禎壬申虔中九連峒寇掠吉安焚崇仁將由新城返峒一
縣盡走民有渡赤溪者久之不反方共疑揣有持竹半面以
旋者殆可爲舟曰彼處可田可漁大木之多無比可爲室屋
宜相將往居也問其所持乃竹杪耳涂子期曰如此而謂桃
花源爲寄託之辭者無乃不廣乎 同前

金聲桓提師至江州傳檄南昌撫臣以下皆走顧持疑未敢
入糧道黜胥郅德甫倡衆齎冊迎附金德之使領職用事凡
諸螫虐皆德甫爲謀主崇仁有詹賡一者嘗爲盜依章通政
光岳門下以免後悍戾不馴通政子欲寘之法遂銜怨無何
江變賡一嘯聚千衆破通政家而手刃其主以重錙媾金帥
得授練兵守備有趙某者邑孝廉王秉乾莊丁也習攻木以

技食薇之婺源一日擲斧而還若有神使者號其鄉人曰我
趙帥也詹郃二賊不道帝命極之有應者則令各認一技閉
戶書符咒之即自能起舞擊刺進退皆有法衆至數百名曰
神兵時德甫等正會帥撫州聞報怒甚出甲千數襲之趙已
前知其事驅衆伐木樹柵自固德甫兵至趙鼓譟出舉槊刺
德甫中腹墮馬刃出于背賡一繼進連刺之洞胸立死會有
知其神者屠狗血灑之術遂敗數百人俱死趙亦見殺乙酉
十月事也 徐芳神兵記

賴之冕字首人會昌人父士聖明末官職方郎戊子之變會
昌以授偽檄被圍士聖輸三萬金請贖闔城命貲半入而鐵
騎疾蹂靡有子遺士聖自縊子七人死于兵者三之冕隨其
母得脫事定歸則赤礫滿城求士聖之殯于灰燼中不可辨

之冕泣血自傷即其處哀餘骼并葬之徐鬻產復稱貸多金
收諸骨于南郊築塋藏之號萬靈塋 贛州府志

靖安之極西有洞曰委源人跡所不至也舒氏之先遭亂惟
存一人今子孫蕃衍至萬餘賴入此洞以免也其初火粒兩
斷有神日以苦菜啖之得活故其歲時祠祖必以苦菜舞儼
以報洞神之賜自厥祖出後洞無人踪又若干年矣洞口石
壁夾峙初不容人必側身而入故名摩肚崖信乎肚與石相
摩也過崖有湫深碧畝餘橫當崖口緣山右繞避湫履苔不
百步有流水九十九曲一曲一石宛若人置以承跳者須奮
勢而越稍怯即墮水矣高峰障天喬木暗林難估甲子一望
可三十里惟聞鶉啼鸛歎異鳥呼吟麇麇來往猿狖千百爲
羣如村落穰社窅然非復人境洵自古緇黃所不能開草竊

所無可據也有山牛山羊豪豬猩猩樹有熊跡泥有虎印目之所遇殆非大荒四經曾載者頃清流冶客聞其饒有古木結茅洞口欲就薪炭之便而石隘水紆漢枝唐幹終無一束能出崖口者萬聖功思設計墾之天閉萬古五丁無施竟不能與山鬼者獠爭尺寸云其處東至靖安西至寧州南至奉新北至武寧皆百餘里土地平廣別一山川自非摩肚崖者久作人間世矣同前

五柳先生所歸處村中有老人行乞爲業遇人則曰余百四十歲矣無籍貫姓氏非本無之蓋彼亦不自知其所從也初來爲村人牧牛止須一飽牧一生無絲毫積今老矣不能牧故至是耳計嘉靖抵明終已百二十餘年今歷

大清又十三年矣則百四十非誕也他日子過故里詢得老

人爲牧之處其主人之孫曰彼自嘉靖初爲余祖牧牛余父兒時見彼初來已約略近四十無論余祖即余父亦至八十餘久爲泉下人余又復皤皤矣由是說計之則是嘉靖已前所生者尚不止于百四十矣百四十二云者從老人自命之辭一混沌甲子耳今猶矍鑠行乞十里則終日返二十里則翌日返以至百里內趾跡錯交然其後死尚未有期其人無異狀身不滿四尺貌癯而黑似應爲乞者獨雙耳垂垂長二寸許老猶腴潤如故又云其人從未破色欲戒不知世間男女婚嫁爲何事至今猶童子身意者壽在斯乎或曰彼少時不自知其姓名混沌未鑿如頑石然頑石故壽也毛達文集

吾邑前參政漆尉山爲余言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一子母牛子齒近歲七月間田家繫乳牛于家駕其

母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方午風雨晦明雷電大作牛忽
為霹靂所擊田家即聚隴上人舉斃牛委之河歸乃憐其子
而歎息曰若母已為雷擊死于某隴上洲渚矣時乳牛悲鳴
不已次日田家放乳牛牧地所去前洲渚猶里許牛即騰躍
悲鳴犇至其母被擊處哀號躑躅不飲不食如人匝地而號
咷逐則躍起促之歸則逸去人去則復遶哭其處如故一晝
夜不絕聲竟自擲死于隴上鄉人哀其孝為之葬于隴上名
之曰孝牛冢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也 同前

安遠葉燦妻郭氏死既葬一日忽來歸處分家務飲食寢處
如常但有聲無形閱數月息又孫心海妻陳氏死後為厲能
言食亦如郭三年始息去之日有痛哭聲康熙初年事 安遠
縣志

提督虔院前有古柏數十株高可百尺嘗有羣鶴翔集其上
康熙四年裁缺柏漸枯而鶴亦去矣 贛州府志

豐城有杜母魏氏居鶴村康熙三年年百有二歲益康健子
二長年八十有四次六十有八家婦今亦九十三孫六十一
門多壽士大夫競贈以詩歌真太平之人瑞云 豐城縣志

康熙六年丁未夏四月初旬棲賢法子今覲於石橋之西麓
下得舍利大如豆小如菽皆五色瑩徹玻璃瓶載以瓦函函
上小石刻皇宋咸平庚子歲建此舍利塔十二字 釋函昱舍
利銘序

康熙壬子歲賁皇苗蕃字九符令南城致仕隱凌霄峰鼎新
殿宇佛像建天馥樓瀑音閣著作藏書甚富甲寅亂為賊殺
郡守倫品卓葬之凌霄院左墓存 廬山續志

安遠篔簹村瀟江所經有狐狸石峯然磊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慘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次亦三四丈眾留無所施容蓄浸長石之陰為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窅而窄其外無有鑿窺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有吉事以為瑞羊焉墳羊與鮪穴萃而為一而儋俗罕有傳之者吳子晉綺過而賞之謂狐狸石之名不稱更名曰鮮卑石渭源之烏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儷偶云

石里雜著

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為鄙妄圖像于屋壁頭大如輪楮顏皓額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楫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僑如數倍矣土風無競渡屆端午則喧金鼓糜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鬪毆叢生其中里民

曾某牒縣請禁之顛令楊玠如其言戒飭閭井不逾旬曾某病發譫自言龍船神憑焉闔室妻子皆病譫語無異詞令君往觀則詢怒熟視無如何巷人復相率祠神曾病良已嗟乎此所謂不熄而謂之水不勝火者也會稽民以牛祭神食牛而不以薦祠者病且死為牛鳴第五倫為太守曉諭百姓有妄屠牛者輒行罰所屬以安良吏無伯魚其如龍船神何哉

同前

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冊報西江奉文旌過老人有袁州府宜春縣民素順一瑞州府高安縣民吳應塏年皆百歲又南昌府南昌縣民婦涂熊氏瑞州府高安縣民婦焦黃氏袁州府萍鄉縣民婦何李氏亦各壽百歲夫壽者天之所不輕予人之所難倖致者也況愚夫愚婦初不知行氣之術辟穀之

方而獲享期頤非沐

聖世休養之恩詎易得此

同前

聶應井四川人知南康府國初避亂廬山沒後柩不能葬康熙丙辰郡守倫品卓卜葬于卓爾山西南立石為銘後其子聶熙奉例還川時郡守周燦遷四川提學復其祖業

廬山續

志

金谿城中市水門廟祀青蛙使者形即蛙青色背上金星七好事者以錫作盆置金椅于內閉以錫蓋去來自如有祈禱者啓其蓋祀之坐椅上與人無異目光炯炯若識人言語者相傳開縣時作官舍取土深數丈得之神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使者故祀於此邑人祈求其應如響每歲五月五日城內造龍舟以人裝故事其上一舟數百人舁之行諸陸地云

禳瘟氣也甲寅春有大蛇自神龕出盤椅上啖使者幾盡還吐出若支解然既又復故數日觀者盈廟門蛇不為動三日乃去既去使者坐椅上如常未幾土賊楊益茂據城池識者以是為先幾之兆康熙壬申候官毛公諱翼坦令吾邑首禁龍舟邑人以使者為辭公乃為疏詣廟中與使者對坐告曰使者既為一邑主毋好戲龍舟費吾百姓錢吾為令使者不得瘟吾百姓也言訖焚疏使者自是潛其形公治邑十二年使者雖間出不歆邑祀瘟氣亦絕公去使者仍來廟中戲龍舟亦如故

詞源乘

泰和山川秀麗鍾毓人文由來科甲蟬聯登狀元者接踵明寧晉曹鼎以泰和典史而狀元及第至今衙署外顏曰狀元舊署宋江寧呂士元任泰和知縣子溱隨任讀書至今署內

有狀元書室

本朝康熙初江南貢士王有容任泰和令其孫式丹隨侍肄業後登癸未會狀伊祖之清白自守慈愛及民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式丹隨祖任讀書與呂溱隨父任讀書俱在泰和縣後俱臚唱第一人曠代相符誠千古之佳話也

敬業堂外紀

西江志卷第二百六

